

中華民國卅五年孟冬

善後救濟總署
冀熱平津分署
一年來的振務

董冠賢題

冀熱平津分署一年來的振務

弁言

目次

劫後災區鳥瞰

世界大戰的序幕揭自何處？支離破碎的農村 禍不單行 工業的嫩芽摧折了 脈絡遍遭割切
難民們哪裏去？

急迫的直接救濟

同心協力振災黎 兩市急賑 冀東熱南 平津外圍 保石二區 中共區 兩個孤懸的角落 塞
外救寒民 流亡者的遣置 超越了百萬人

空前盛事記平售

平價麵粉遍平津 怎樣公平配售 一個臨時機構 收入些甚麼效果 輿論策勵了我們

養濟院面面觀

「老吾老・幼吾幼」 慈善機構在平津 河北無依者之家 热河善團的鱗爪 化作甘霖

造福下一代

效法宗教家的精神 八十三個中心 主要任務是什麼？小天使們活潑了 大家來擴大成果
還有不容忽略的精神食糧也不可缺少 再讓一萬個貧童入學

寓救濟於善後

工振原則和細則 浩蕩的白河水系 救災先防汎 復興我們的「牛津」 莫荒廢了學童 掃蕩
敵人的積穢 治療城市的排洩器官 幫助他們服務 交通還任待時 從救濟對象中找助手

蕩平了新的災禍

軍糧城傳來警報 疲勞的前哨戰 毒餌・火攻・捕殺 災區巡禮 一個誠摯的期望

面向光明

安定罷，社會！ 讓我們做好這些事 萬象更新

附錄

救濟工作報告表

冀熱平津分署一年來的振務

弁　　言

本分署自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草創成立，同人埋首在紛忙工作中，不覺又是一年。為檢討過去，策進未來，我們準備在週年紀念大會時提出全年工作總報告。除衛生、農業、工業的善後救濟工作各有專編敘述外，本編所述為一般振務進行的情況。

振務工作原有各種規定的表報和定期報告，但那些太規律化的資料不論在縱的或橫的方面都只是數字的累積和串連，我們希望從文字敘述上表達一些活的事實。本編特將一年來的查災、急賑、平售、特賑、福利、工賑、防災、和計劃等分八章作簡單的報導，我們所遭逢的困難也擇要提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提出週年大會的報告因限於十一月十五日完成，所以本編的工作數字只能統計到十月底為止，而若干附屬機關為交通困難所阻，列報來署的數字大多未齊，因此本編大部份的工作數字並不能代表全年，而只是全年中的一部份。

劫後災區鳥瞰

世界大戰的序幕揭自何處？

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各地先後為日軍暴力所統治，本區熱河省也被併入了傀儡組織的「滿洲國」版圖。七七事變繼起，這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導火線的第一槍便從本區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為日本軍閥所發射，大戰的序幕亦即自本區揭起。

本區各地的淪陷時期參差不一，從最短的五年餘乃至最長的十四年，三千八百萬人民所受的煎熬則無二致。熱河淪陷最早，抗戰後的熱河西部分為遊擊戰場，最後，熱東也有過我們共同打垮日本侵略者的盟友——蘇聯紅軍的足跡。平津

兩市在民國二十六年七八月間先後淪陷。河北省在二十六年七月以前失去了東北部二十一個縣區，同年年底以前淪陷了六十九縣，二十七年淪陷了六縣，二十八年再淪陷了三十五縣，只有東明一縣是二十九年六月才淪陷的。就在敵人的「鞏固華北以戰養戰」的策略下，這一廣大的淪陷區也未嘗讓它安枕，大部地區表演過經年累月的英勇遊擊戰，特別是太行山麓的冀西南數十縣。

支離破碎的農村

河北省向稱華北的精華，擁有一四〇、二五八方公里的土地和二八、六四四、四三七人口，中南部平原地區的人口分佈密度較大，西北與東北山地和海濱密度較小。全省耕地面積為九五、七四六、〇〇〇市畝，佔總面積的百分之四五、五，共有農戶四、三〇四、八三九戶，佔總戶數五、一〇八、九二一戶中的百分之八十四，平均每農戶有耕地二二・二四市畝，農產以旱田作物為主，每年的食糧產額，以民國二十五和二十六兩年的數字平均，約計一四四、六三〇、〇〇市担，其中小米最多，甘薯次之，小麥、高粱、玉米又次之，稻米最少。戰前十數年間雖不斷遭受過天災人禍，但農村生活大致還能自給。熱河省的土地面積為九五、四四八方公里，人口約四、七五六、〇〇〇人，氣候嚴寒，較為瘠苦。農產以大豆、高粱為主，麥穀次之，牲畜毛皮也有相當產量。

淪陷後的農村受戰爭洗禮，農民的逃亡流徙和徵丁拉夫，造成了農作勞力的缺乏；牲畜的徵用死亡和被掠奪，造成了耕作動力的缺乏；大量肥沃的耕地被敵軍闢作機場，興修公路，及割供各種軍事上的用途，又為防禦遊擊隊，不准在鐵路公路沿線五里內種植高桿作物，形成了耕地面積的削減；又為達成其毒化與侵略政策，強迫農民種植煙土、蓖麻和棉花，更造成食糧生產的貧乏。河北省的農產遭受這些打擊而減低產量達百分之二十七，而收穫的物產不但蓖麻、棉花之類直接供敵人搜括，食糧也統被低價徵購，供應了幾百萬武裝侵略者的軍糧。平津市民每人每月的食糧定量分配只有十斤，而且在三十二年度分配的食糧竟混合了七十二種雜物，只有上流人士才享受到他們的「文化米」（高粱）。

我們姑且拿冀西的沙河、邢台、內邱、臨城、井陘、元氏、獲鹿、高邑、贊皇、磁縣等十個縣區的戰災統計來作例證，在戰爭中被殺的人民是二四、二三八人，餓死的三四、八七九人，負傷和殘廢的六、八〇四人，被俘九、八四二人，至今患病待救的有六七、三六二人，人民被搶掉和燒掉的糧食是二、八七八、五二八担，對敵負擔的糧食是三一、六八三、〇四五担，被燒被毀的房屋三二九、八〇七間，損失了耕作牲畜三七、五一五頭。

，猪五、八八九口，羊六三、七一三隻，雞二五七、〇〇五隻，蜜蜂一、七一三窩。這些數字是當地救濟分會辦事處詳細調查統計的，經本分署所派人員在磁縣和邢台作過抽查，大致都相符合。熱河省經我們派員調查過的地區也都是農村破產，除沿鐵路線的少數地帶還勉可維持外，他如林東、林西、赤峯、凌南、建平、寧城等縣確是民無「隔日糧」，也無「蔽體衣」，狗和馬也被宰殺了充飢。姑以本署查得的朝陽，凌源二縣為例，前者已耕地面積二，七六九，二七〇畝，後者一，三八二，九八二畝，未耕地前者四七〇，〇〇〇畝，後者二，七四二，五〇〇畝，農民人口前者一〇三，〇〇〇戶，計七〇二，〇〇〇人，後者四〇五，二二三人，他們經積年來的橫征暴斂，缺少了農具三六〇，五四三件，因軍事徵調而缺少二千七百輛大車，缺馬一一，二八三四匹，牛二，八九二頭，驃五，七四三四，驥三二，八四三頭，本年的春耕就缺少了食糧種籽三，七五一石和棉種一三，〇一二担。

禍不單行

八年大戰中的農村痛苦還不止於兵災，天災也隨之而至，日寇投降後的一年間，河北省各地分別遭受了旱災，雹災，風災，水災的侵襲，尤以水災區廣汎而嚴重。白河水系各河流以及冀東的灤河和冀南的漳河系，衛河系，滏陽河系先後決口，洪流泛濫，淹沒了廣大的農田和村莊，至今還有不少的人民被困在汪洋澤國中，逃出的則多展轉求食於都市。水災的釀成因素有為敵人以自私的局部水利而貽誤全局，有因敵軍頻年強修公路，便利軍事運輸，這些橫斷冀中南的速成路線既少兼顧全盤的設計，又少宣洩積水的橋涵，阻滯了水流而造成漫溢或潰決。更普遍的原因是長期抗戰中河堤久失培修，戰後政治問題繼起，地方行政與治安七零八落，該搶修的緊急工程也陷入了無從着手的窘境。

平津附近的清苑、香河、寶坻、青、滄、安次、靜海、武清、新城、文安、新鎮、永清、霸縣、良鄉、昌平、通縣、徐水、房山、涿縣、正定、安新、容城、雄縣、固安等縣遭受水災都相當嚴重，本分署已完成初步的調查，正施急賑。冀南的災況也從困難環境中作過局部勘查，綜計魏縣、大名、景縣、阜城、永年、衡水、武邑、南和、任縣、隆平、堯山、平鄉、鉅鹿、威縣、南宮等地被淹村莊嚴重的一五七村，較輕的一，二三九村，倒毀民房一二，九五五間，被災農田面積嚴重的二七四，九六三畝，較輕的一，三四七，八六三畝，農產減收一，五二九，三四三担。冀東灤河因敵人在沿海開拓百餘里水稻農場，挖掘新河以引灤河水源的灌溉，影響灤河堤岸，三十四年伏汛期間多處崩潰，淹沒了灤縣的一三四五各區和樂亭西境，至今未復，綜計被淹村莊五四一村，被災田地一，〇八二，〇〇〇畝。冀中的安平，饒陽

因滹沱河泛濫成災，也摧殘了數百村鎮。

這些水深火熱的災民們是如何生活着呢？不妨從本分署人員與聯總人員騎驢乘舟及徒步勘察任縣、雞澤、大名、魏縣一帶災情報告中任意窺探一班。他們自北澧河入大陸澤時，沿河東西南一片汪洋，舟行八里至環水村，那兒有居民四百戶，約二千人，田地被淹，女的作手工紡織，男的作小本販賣，出門拉大鋸，打魚，撈水草晒乾作燃料，無分老幼，一律是面黃肌瘦，滿面悲涼。再至駙馬村，戰前人口有九百人，飢荒疫癆死去了三五〇人，少數流亡去了，現餘五百人，戰前四百餘間房屋只存一半，四十一頃田地淹沒了二十八頃。大水坑剩下居民五二〇人，三十二年敵偽掃蕩戰中一次死亡過八十人，戰前牲口一一〇頭現已一頭不剩，二十六頃田地悉沉水底，僅有的是戰前一千二百間房屋內的殘宅四百間。杏園村的災民根本沒有油鹽，他們為歡迎勘災人而涉水十餘里去鄰鎮買粗鹽回來燒飯。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所見的是無數掙扎在飢餓線上的人民。

工業的嫩芽摧折了

農村是破碎了，讓我們再來看一看昔日繁榮的都市。天津市自遜清同治初年苗起了新興的工業，經六七十年的演進，已屹然樹立為華北唯一的工業區，不但外商在這裏有過燦爛的經營，民族工業的幼芽也與時俱長。戰前天津市擁有三，一九八家大小工廠，當時的資本總額達三二，二〇六，九四四元，工業的類別和廠數如下：紡織業八五〇，飲食品製造業五一，化學工業二六九，被服品工業六五，印刷工業二六，日用品工業二八二，器具工業五六三，機械工業六二，皮革工業一二，其他工業一八。北平市的精巧手工業夙稱發達，例如景泰藍，雕琢業等都會炫耀過中外，戰前這些小手工業約達五百家，賴以為生的人民不少。

抗戰後天津國人的工廠有的被敵方強迫收買了，有的被強迫「合作」，有的斷絕了原料來源而停閉。殘存的工廠一面在敵方苛酷的統制壓榨下擔負一天天加重，另一面在農村破產，購買力慘落的情勢下銷路一天天萎縮，最後也只有一條必由之路——停工。敵偽的一貫經濟政策是「竭澤而漁」，他們以軍事力量濫發紙幣，惡性膨脹促成了生產低落與物價高漲，他們的金融機構變成了吞蝕人民的惡魔。一般商業銀行不是被敵方接辦，便是低頭接受其統制，不屈的早已逃遷或停頓，附逆的則是為虎作倀，直接間接地幫助了敵偽而在人民身上分肥。在一黑暗時期，天津的工廠只剩了百分之五在奄奄掙扎，其中以毛紡業較能勉強支持。北平的脆弱小工業更不堪承受，大多被窒息而停止了呼吸。

本分署會於去年首先調查平津碩果僅存的毛紡業，北平清河製呢廠原隸軍政部，出產軍服呢和軍毯，淪陷後被敵方過度使用，機件多已損壞或鬆弛，生產量大減，目前原料仍缺。北平開源呢絨廠規模很小，生產毛絨地毯，成色尚佳，戰前行銷國內外，現因缺料而停閉。天津滿蒙毛絨廠為日人創辦，現由軍政部接收，出產軍服呢和軍毯。東亞毛呢公司為華北最盛譽的毛絨廠，出產各種毛線，在戰時限於原料，僅恃麻袋部製袋維持。仁立公司原製毛呢、呢和地毯，尤以地毯著稱於中外，戰時原料斷絕，不得已利用廢毛棉維持生產，成品低劣。萬古紳毛廠原為美商經營，太平洋戰起時被敵沒收，出產地毯毛線和毛毯，現雖已物歸原主，但機器多遭破壞。海同毛絨廠原名海京，也為美商所辦，戰時售與華商，兩年前便因原料不繼而停工了。

本年初我們繼續調查河北熱河兩省殘存的輕工業，在昌黎、清苑、臨城、正定、定縣、寧河、滄縣、束鹿、獲鹿、無極、交河、通縣、新城、鹹水沽、石家莊、唐山等地共有麪粉廠七，紡織廠九，瓷器業四，皂燭廠五，肥料廠二，化學工業五，鐵工機器廠四，鹽廠三，煤礦四，油坊八，造紙廠二，火柴廠二，軋花廠二，洋灰廠一，其他製革、伸絲、製蛋、織綢、釀造、製煙等廠共十一，共計工廠六十九。它們在戰時斷絕了原料而停上的十七家，受敵方統制摧毀的廿八家，勉強支持的不過三分之一。戰後已復工或計劃復工的雖有二十多家，然而新的環境並未給他們以光明的希望，而且原料來源依舊是一個絕大的問題。冀中產棉區的高陽在戰前原有廿九家紡織小工廠，年產棉布五十萬疋，淪陷期內也先後被迫停工。當我們調查時，不但過去馳名外縣的「高陽布」已無踪影，連該縣人民的衣料也已不能自給。熱河省的工業規模更小得可憐，我們所調查較重要的朝陽，凌源二縣，有糧食加工工廠七，釀造工廠五，小型煤礦六，電廠三，軋花和榨油各一，共計二十三單位。其中有廠礦五家陷於停頓，其餘設備簡陋，它們不但急需原料，且需要動力以及工作機械。統計冀熱二省已調查的工廠，在原料方面計需小麥十萬噸，大豆八萬八千噸，棉花六千噸，棉紗二萬包，生鐵二十萬噸，鐵板鐵皮一千五百噸，蘇子五萬噸，麻油、牛油、椰子油五百五十噸，化學原料如醋酸、硫酸、漂白粉、快粉、顏料等七十二噸，苛性鈉達八十噸；在燃料方面計需煤和焦炭二十六萬五千噸，柴油一萬一千加侖，潤滑油類四萬磅；此外還需要建築材料六千六百噸，牽引皮帶三千呎，鋼汽管三千呎，自來水的管路材料三萬件，人力織機四千二百架，軋花機二百架，以及若干釀造、碾磨、抽水等機械，電機電料和許多機械配件。

我們知道，工業的繁榮依存於農村生活的安定，而農村的安定依存於國家的統一和政治的修明，救工業，救農村，

都不是簡單局部的步驟所能收效。然則何時再培育起這些摧折了的幼芽？

脈絡遍遭割切

河北省向爲華北交通的總樞紐，在水道方面，天津塘沽是海洋運輸的重要港埠之一，過去與國內的營口、大連、上海、秦皇島、青島、烟台、和國外的漢城、神戶、橫濱、門司都有頻繁的航運，內陸河流有南運河自天津經靜海、滄縣以達德州，可航行一六〇噸的船舶，子牙河自天津經獨流沙河橋以達獻縣，可航行百噸船舶，大清河自天津經新鎮、新安以達保定，下游可航百噸船，上游較小，北運河自天津經楊村以達通縣，可航行四十噸船，灤河自樂亭經灤縣以達喜峯口，可航行二十噸船。陸路方面，北寧鐵路自北平經天津山海關以達瀋陽，平綏鐵路自北平經張家口以達綏遠，平漢鐵路自北平經鄭州以達漢口，津浦鐵路自天津經濟南、徐州以達浦口，正太鐵路自石家莊經井陘、娘子關以達太原，這些鐵道幹線在河北省還伸展着北戴河支線，通縣支線，門頭溝支線，北平環城線，坨里支線，周口店支線，新易支線，臨城支線，良陳支線。公路在戰前也已有長足的進展，河北省公路網全長三千餘公里，貫通了平津與古北口、臨榆、景縣、保定、居庸關、成安、涿縣、喜峯口、大沽、滄縣、遵化、唐山、邯鄲、河間、南宮、大名、石家莊等地。

慘烈的戰爭曾經在這些線上進行，遭受過長期破壞，然而在敵寇全面攻佔後，這些交通線又先後被它修復，一度成爲它進行世界戰爭的海陸供應線。水道方面不但海洋運輸加緊，河北省的內河航運也由所謂「華北交通公司」設立內河運營所積極開發，擁有小型汽船數十艘。陸路方面不但五大鐵路大體都告復通，且把北寧路的錦朝支線向西延伸到葉柏壽、凌源、平泉、承德、古北口、銜接了通縣支線以達北平，又從葉柏壽向北延伸到赤峯，創造了熱河省的交通新紀元。此外爲軍事需要而興修了一些公路。在敵寇投降前，本區的交通脈絡確是四通八達，甚至超過了戰前的便利。

勝利後接踵而起的是一連串的政治問題，內部的矛盾衝突斬絕了這些脈絡。當本分署展開救濟工作時，平漢鐵路自北平只通到元氏，平綏鐵路自北平只通到青龍橋，津浦鐵路自天津只通到滄縣，北寧鐵路關內段雖可通車，也時有阻礙，全線通車的僅正太一路。公路更四分五裂，什九停頓，能行車的只有平津和津塘兩段。海運雖已經恢復，但因戰後海輪缺乏，運輸量遠不如前。內河方面，南北運河約有民船一，二七三艘，共計四七，九四三噸，子牙河與大清河約有民船七八〇艘，共計二四，三〇二噸，然而河山依舊，却失去了通行的自由，運輸極爲困難。熱河的新鐵路早被腰斬，東段自遼寧境的錦州通至平泉，多處橋樑已遭嚴重的破壞，暫用枕木架便橋勉強行車，西段自北平只通到密雲。截至本年

十月，這一切情形並未改善多少，除了北平承德間公路已可行車。平綏鐵路與熱河鐵路兩線在軍事上固已打通，但修復的工程浩大，材料缺乏，局部行車的情況仍如往昔，北寧鐵路雖已全線通車，仍復時遭破壞，津浦鐵路依舊止於滄州，平漢鐵路原通的一段又被新的軍事行動切成粉碎，自北平只通到涿縣，保定南北的路軌破壞嚴重，修復甚難。這些鐵道並不單是平津兩市的供應線，也不單是冀熱兩省的營養管，而是整個國家的大動脈，任何一線的停斷都能陷國家於半身不遂的重症，大病未痊的國運又安能長此癱瘓！

撇開這些動脈，我們進一步看看交通線兩旁無數城市和鄉村的小血管，碉堡，地雷，監視哨，國土上被割着一條條蜿蜒曲折的傷痕。我們的工作被阻滯在沿交通線的狹長走廊地帶很久，幾經努力，才從點和線展拓到若干的面，然而無窮盡的障礙拖延了工作進度。查災人員從艱難險阻的環境中探索到一些輪廓，救濟物資的運送又成了更艱鉅的問題，就在各鐵路且因車輛奇缺，運輸已極滯緩，離開鐵路便遭遇到工具的恐慌和辦事的困難。我們的工作人員常須隨帶多種証件——本署的證明書，軍調部的文件，國軍和中共區的護照，他們在熱東，在冀南，在承德，在元氏，在保定，在永年，聽過砲聲，入過孤城，受過長期困阻，在大樹下躲過飛機的掃射，更經常隨嚮導者出入地雷封鎖線。

難民們哪裏去？

當戰爭初起時，人民在砲火之下逃奔後方的固很多，但更多的人民是在淪陷後不堪敵偽的摧殘而跋涉關山，奔向祖國的懷抱，八年中不斷內遷。根據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在抗戰未完前的估計，北平市陸續逃出的難民約三十萬人，天津市逃出的約二十萬人，不過其中多數是寄籍平津的工商文化人士，戰後不一定全數返回。天津市被敵寇強徵出關的勞工也不下十萬人，但生還的當很少。河北省一三二縣逃出的人民連同被敵徵調出關的勞工二百五十餘萬，共達六百十七萬四千餘人，不過其中多數參加了抗戰各部門的工作，在後方就業和就學的數亦不少，然而流落在陝西、甘肅、四川等省的貧苦難胞還很多。熱河省的詳情雖不深知，但大致較少流動。戰後我們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幫助遣送這些流亡無告的難民重回故里，規復舊業，我們原希望半年辦妥。

「回老家，」這在流離顛沛的難民腦海中是如何寤寐不忘的一個憧憬！不幸戰敗的敵人已回了他們的老家一年多了，我們的難胞還被阻隔在長安，鄭州，太原和綏遠，從海道遣回的一部份也多困阻在平津，新的軍事行動到處窒息了交通，水災更吞蝕了許多田舍，他們不是變成了新的無家可歸者，便是有家歸不得。另一面呢，在八年苦戰中咬牙掙扎而

終能釘住在本鄉本土的人們也被新的災難掀翻了，他們這另一批人再跟着走上流亡之路，從農村逃向市鎮，再從過負荷的市鎮分佈到城廂，「長江後浪催前浪，」浪頭便不斷的飄向都市。都市中正因工業破產而充斥着走投無路的失業羣，他們交織在一起，聽憑命運的支配。據本年九月報載省方的統計，河北省本年遭水災的二十五縣，有災民一百二十萬人，流亡者二十六萬三千人，還鄉隊三萬零五百五十八人，遭雹、旱、風災的十一萬二千人，失學青年三萬三千人，失業者五萬七千四百人，國軍新收復十一縣的難民約十一萬人，一般赤貧包括本署調查的共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人，國軍未到的七十九縣還不在內。本分署調查中共區冀南三十縣包括十六縣水災區共有災民四〇九，一八六人，魏縣大名的嚴重災區有災民一二六，九四八人，冀西十縣因戰災待救的災民五二，七二三人。他們不但缺衣缺食，尤其缺乏醫藥，疥瘡、膿瘍、腸胃病、瘧疾、傷寒蔓延着，還有敵寇姦淫婦女遺下的花柳毒病在傳播。

熱河省以朝陽為例，經本年二月實地調查，全縣兩鎮四十七鄉，赤貧待救的災民有一五，〇九五人，待遣還鄉的難民有一，八八九人。其餘各縣因軍事阻礙，交通困難，我們隨時隨地實施急振，但災民細數還未報齊。然而舊災新禍製造了大量難民，遍地都能看到，本年十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所載特派員張高峯的「熱河來去」，所見的便是我們身歷其中的一面。他有一段說：「從朝陽起，一直到承德，這五百多里的途中，看看那些塌陷了無力重建的農村房舍，成人們穿的衣服像魚鱗一樣，一片一片的將要落在地上，孩子們裸着體在村口動也不動，失去孩提的天真，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只多一條裙子與兜肚，在村外拾乾柴。冀熱平津分署派了第五工作隊在熱境工作，從阜新到承德都在救濟中，他們以艱苦的精神，不污的良心，在那兒發放麵粉，舊衣與奶粉，一時受惠的人民的確不少。可是你到每個城市的街頭溜溜，到處有奶粉牛奶賣，飯館裏也會吃到雪白的麵粉，那是老百姓不肯吃這些貴重物品，希望換一點錢去買能多吃幾天的小米條，得加上醬油賠出去。熱河的老百姓自稱是『老背辛』，這三字是人民流着眼淚想出的。」

我們辦理難民遣送和救濟將及一年，若干老牌流亡者還被阻滯在鄰區，到達本區的也還困阻在平津，新的流亡者又接踵而至。災區內無數萬的難民呼天不應，困難種種的救濟更應接不暇，救災與「造災」成了競賽的局勢，前者雖焦急如焚，也遠不能追上後者。「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難民們誠已力竭聲嘶，但誰又能超然解脫這殘酷的現實？

急迫的直接救濟

同心協力振災黎

聯合國善後救濟工作的重心雖在恢復生產，協助建設，因而以善後工作為最重最繁，但戰後面對這千瘡百孔的災區，救濟工作却是最迫最急。本分署成立之初，就以救火的心情先來推動急賑，不顧工作環境是怎樣困難，我們始終盡最大可能在進行。我們首先遵照總署頒行的「賑卹業務原則」擬定了本區急賑實施細則，規定急賑對象為無家可歸的難民，有定宿的赤貧戶，因戰爭而失業的工人，大中小學的貧寒學子，貧寒教職員和文化人士，回國戰俘和勞工，急賑物資是糧和衣。同時規定了初查、覆查、發放的程序和手續，以及嚴密的監察辦法。

各地區的急賑全都與地方當局和社會團體取得聯繫，在平津兩市分別組織了振務顧問委員會，北平方面聘請了江長川、胡本德、洪煥蓮、王梓仲、金紹清、凌其峻、張重一等七位先生為委員，天津方面聘請了宋斐卿、徐端甫、楊錦魁、楊天受、雍劍秋、資耀華、喻傳鑑等七位先生為委員。在急振實施過程中，平津的華北救世軍、紅卍字會、衛理公會、男女青年會等對我們盡過很多的幫助。冀熱兩省各工作隊所到的縣區也都會同地方政府，社政機關，慈善團體，以及公正人士等分工合作，縝密進行，聯總人員更隨時協同工作，我們與聯總駐區辦事處保持緊密接觸，每週舉行業務聯繫委員會。以及其他定期舉行的聯合分配委員會，福利委員會等。此外總署所組織的本區救濟審議委員會包含了兩省兩市的黨政軍領袖和社會賢達，除本分署署長副署長以當然委員出席報告業務外，全體委員有孫連仲、劉多荃、熊斌、張廷謗、劉瑞章、許惠東、李嗣聰、陸志韋、孫錫三、谷鐘秀、江長川、宋斐卿、時子周、何基鴻、蕭一山等十五位先生，由李宗仁先生任主任委員。本年四月上旬和八月中旬在平舉行過兩次會議，決議的要案都已執行或在繼續辦理中。

各地區急賑的實施因受時局的影響和交通的制限，並未能依照預期的進度全面完成，但對於安定戰後的動盪社會終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今後我們除一面力求在短短時期完成善後大業外，同時仍擬以同樣的努力完成全面救濟。

兩市急賑

我們首先展開的是平津兩市的急賑工作，自本年一月初開始調查。時值寒假期，我們發動了大批青年學生參加服務

，男生在本署人員領導下分隊進行調查發放等工作，女生為災民趕製冬衣。本署同人也全體動員，督同北平天津兩辦事處人員晝夜工作，經兩旬的緊張努力，兩市貧民各數萬戶領到了解救眉急的衣糧，北平的發放分十四區進行，發放中心在南城郊衛理公會，花市衛理會堂，前外興隆街救世軍，宣外驃馬市救世軍，西堂子胡同女青年會，朝外吉市口救世軍，宣內南溝沿聖公會，大石碑胡同長老會，北新橋崇實中學，米市青年會，興化寺街輔仁大學社會服務部，西什庫北堂等處。各校參加服務的學生也整天在寒風中忙，往往誤了餐時而枵腹從公，他們的飢寒却換取了貧民飽暖的安慰。不過當時我們還不曾運到充分的救濟物資，因而發放的麵粉還只作到每戶十五磅，寒衣的發放也未能普及。

號稱文化城的北平市，各級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大都不夠溫飽，社會文化人也幾乎一律清寒。我們對於幾萬個符合難民條件的中小學教職員和學生分別予以二十五磅或二十磅麵粉的接濟，對於清寒的大學教授也商得聯總代表的同意而贈予同樣安慰。此外少數的忠貞文化人八年來始終不為敵人所屈，堅苦奮鬥，一貧如洗，經各方提出名單後，我們也贈以少量物資，並分函致慰之意。在急賑進行中，我們並與北平市社會局合作，設立了城廂內外施粥廠二十二處，庇寒所六處，由本署供給物資。普遍急賑以後，兩市貧苦人民和流亡者隨時申請個別救濟的，一年來無日無之。我們都依照規章隨時調查施濟。

截至本年十月底，天津市發出的急賑物資有麵粉一，一七四，二三七磅，衣服一三九，六五二件，鞋七十七雙，還有少量營養食物和現金國幣八一二，〇〇〇元，救濟人數共一五二，四五二人。北平市發出麵粉二，六〇九，二五九磅，衣服三八，一四三件，鞋二〇，〇八九雙，還有少量營養食物和現金國幣三六，五五八，九六〇元，救濟人數共一五九，九七七人。另為粥廠發了麵粉二，九〇五磅，雜糧三十萬斤，支出現金國幣四八，三四二，〇〇〇元，救濟人數共一，四八三，七〇一份（每人每次為一份）。又救濟文貧及其他麵粉八二，七九一磅，衣七二三作，鞋二四三雙，救濟人數共三，七二八人。北平市若干小學無力購備冬煤，我們買了六百噸煤分贈各校。

冀東熱南

本年一月，本分署首先派出了第一工作隊駐在唐山，工作範圍包括冀東的臨榆、昌黎、灤縣、唐山、豐潤、玉田、遷安、遵化、盧龍、樂亭、撫寧、寧河、興隆、蔚縣、都山等十五個縣市。這一帶遭受敵偽侵壓幾及十年，元氣斲喪殆盡，城市凋敝，農村破產，塘大唐山等地工業多停，失業工人不少，政治難民更虧集到這些城市，既無可遣送，也而法

盡量收容。該隊先從唐山、昌黎、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推行急振，改進衛生，然後緊隨着地方治安和交通的進展而深入各縣，會同當地機關團體查災施賑。到本年六月，已救濟了最嚴重的災民二萬五千多人，所有工振、特振、福利、衛生等工作也都陸續展開，以後一直在積極推進。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二，六〇三，一二八磅，舊衣二一九，六〇二磅，已據該隊呈報發放的有麪粉一，二二六，八四九磅，舊衣四五，三三八件，救濟人數共五一，八〇九人。（工賑在外）

戰後熱河很經過一番混亂，平熱鐵路斷絕後，我們僅有假道東北區的錦州通到朝陽這一條鐵道交通線。本年三月本署第五工作隊才得循此線進駐朝陽，工作地區包括朝陽、赤峯、凌源、阜新、建平、綏東、綏南等七縣。先從朝凌二縣展開急賑，然後推進到建平、阜新，長時間的軍事行動給這些工作加深了困難。當國軍推進到承德一帶後，該隊緊隨着事實的需要向西伸展，接替了第八工作隊的任務而主持整個熱南的急賑。夙稱瘠苦的熱河民衆在戰後又加重了創傷，一般災民的悲慘程度更超過冀東，我們的力量還只能辦到缺食的先分點糧，裸體的先給點衣，患病的供應些醫藥和營養品。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二，一二五，六五四磅，舊衣鞋一，一八〇，三一四磅（包括最近運去救濟承德一帶寒民的一萬包在內），已據該隊呈報發出的有麪粉四五〇，〇七九磅，舊衣五七，六五五件，舊鞋一，〇六三雙，救濟人數共八〇，三八九人。（工賑在外）

平津外圍

本年二月，第四工作隊進駐滄縣開始工作，全區包括天津縣、寧津、靜海、青縣、鹽山、滄縣、吳橋、景縣、武邑、故城、阜城、交河、獻縣等十三縣。這一帶地區不少遭受了水災，該隊先從滄、青、靜海展開急賑，並會同地方機關團體設立了滄縣聯合施粥廠。後來繼續擴張急賑範圍，並推行工賑、特賑、衛生、福利等工作，但一部份中共控制的地區因受交通的窒礙，還未能完成任務。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一，三一九，三九八磅，舊衣八，四九八磅，已據該隊呈報發出的有麪粉六八八，六〇三磅，舊衣一，一三二件，救濟人數共五六，六九一人。（工賑在外）

本年三月，第六工作隊進駐通縣，工作地區包括通縣、順義、大興、宛平、密雲、武清、懷柔、三河、平谷、寶坻、安次、永清、固安、房山、涿縣、良鄉等十六縣。這一區遭受水災的村鎮很多，災情大都很重。五月中旬前，該隊先

把通縣、大興、武清、宛平一帶急賑大致辦妥，一面推進工振、衛生、福利等工作，一面繼續查放安次、房山各縣水災急賑，其中一部地區也因零星的軍事行動所阻而尙未推及。截至本年十月底，急賑續在積極進行中。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五，一六五，六〇一磅，舊衣六三，一四三磅，已據該隊呈報發出的有麵粉一，五五六，〇四三磅，舊衣四八，五一四件，救濟人數共九一，二八四人。（工賑在外）

保石二區

保定區包括清苑、滿城、完縣、新安、望都、容城、唐縣、徐水、定縣、淶水、定興、易縣、新城、淶源、阜平、曲陽、行唐等十七縣，本署於本年一月便已派出第二工作隊駐保，先從平漢鐵路沿線趕辦急賑。後來業務範圍與時俱進，工振、特賑、衛生、福利等工作都次第增繁，又因河北省府移保，爲密切聯繫，自本年八月起改組爲保定辦事處，加強工作。第二工作隊推進振務與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聯繫週密，迄本年四月底已開展到十五縣區，對於河北省會的善後建設也盡了一些助力。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和保定辦事處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三、六二三、五三三磅，舊衣二八九、六六七磅，已據該處呈報發出的有麵粉七七二、一九二磅，舊衣二一、九六九件，救濟人數共八七、七七〇人。（工賑在外）

石門區包括石家莊、正定、元氏、獲鹿、井陘、新樂、靈壽、無極、深澤、藁城、晉縣、欒城、趙縣、高邑、贊皇、柏鄉、臨城、安平、束鹿、深縣、寧晉、隆平、堯山等二十三縣市，本署在本年二月派出第三工作隊駐石門推進這一分區的振務。五月初旬前已將石門、正定、等縣大致辦妥，隨即向別的縣區推進。石門市是平漢正太兩鐵路的接軌站，晉豫冀三省交通的孔道，復員人士和過境難民往來如鯽，且常因交通困難而阻滯在這裏。該隊會同社會服務處舉辦簡易食堂和難民招待所，並加緊改善地方衛生。此外工振和社會福利事業也都迅速開展，聯總專家曾稱之爲一個富有效率的工作隊。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一、三八五、六一九磅，舊衣二四二、三七九磅，因交通中斷，一部份還未運到。已據該隊呈報發放出的有麵粉四七八、四四三磅，舊衣五九、六四二件，救濟人數共六一、七三八人。（工賑在外）

中共區

冀中一帶現由中共控制的地區屬於本署第七工作隊的工作範圍，經初步的調查和接洽後，該隊才於本年五月正式出

發，由聯總視察專員巴克雷氏隨同協助。原定駐在地爲河間，全區包括河間、新鎮、雄縣、霸縣、文安、大城、任邱、高陽、肅寧、蠡縣、博野、安國、安平、饒陽等十四縣，現因照料物資的轉運，隊部暫駐在定縣。五月間該隊先由大清河用木船載運救濟物資一百七十噸到新鎮，隨即辦理文安、大城、任邱等六縣和勝芳市的急賑，六月間告一段落。隨即回津運去第二批物資，繼續辦理南八縣的急賑。運輸是這一區的難題之一，數量很難如願，以文安爲例，全縣被災的一八三村有災民三九、六七二戶，計一七三、二〇〇人，但我們還只能救濟到六、一二七戶，計一六、五八〇人。不過人民都還能了解時勢，體諒艱難，我們的隊員到各村視察時，已見到領賑的災民用麵粉作飯，衣服鞋子也都穿起了，有一村的婦女用刀削去了那些不習慣的高跟鞋的跟。本署先後分配給第七工作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五五九、八七四磅，舊衣鞋三一、二四六磅，衛生器材及其他二四九、六八四磅，已據該隊呈報發出的有麵粉三三八、五〇〇磅，舊衣一八〇九九件，舊鞋三、四六六雙，救濟人數共三七、四二五人。

熱河省的承德、平泉、寧城、圍場、隆化、豐寧、灤平等七縣早經本署劃入第八工作隊的範圍，當時全區在中共控制之下，聯總和我們決定了第一次先運物資千噸去辦急賑，第八工作隊便於本年五月正式出發，指定的駐地是承德。中共的救濟行政機構是「解放區救濟委員會」，他們譯稱‘CLARA’(Communist Liberated Areas Relief Administration)這一機構有些地方協助過我們，有些地方却給了我們許多窒礙。最初商定的運輸辦法是北平至密雲用火車，密雲至古北口用聯總的汽車，古北口至承德由中共擔負運費。這一段的交通工具和人力既全爲中共所控制，因此商定由中共冀熱遼救濟分會(CLARA)在古北口驗收入庫，負責分運承德和灤平兩倉庫，候我們工作隊運輸工作完成，全部人員到達承德，再由該會把物資交還工作隊，依照規定手續開始調查發放。平古道上的車運自六月八日開始，至七月十四日便因大雨冲毀了路基，綜計已交救濟分會接運去承德的物資有大袋麵粉三、五〇五袋(每袋一百磅)，小袋麵粉一二、〇〇〇袋(每袋四十八磅半)，奶粉兩千箱，汽蒸乳八、一八〇箱，乾清乳一百桶，罐頭食物二、九九〇箱，舊衣二千包，菜籽四七桶。但救濟分會並未在承德交還工作隊，而自行直接分配各縣，並將河北省的興隆和青龍二縣一併分配，該隊雖曾派賑務股長往灤平監放，終因種種困難而不能遍視。八月十一日該會造送了一張物資分配細數表和一張實收分配餘額差額對照表，答應代取災民的收據。第八工作隊鑒於辦事的困難，負責人等回到北平商承對策，隨即因熱河戰局變化而無法再往，國軍到達後的承德區賑務正由第五工作隊接替進行。

冀南的邯鄲、大名等數十縣隔絕得更深，交通運輸差不多完全停頓，更是困難重重。本署派往的冀南調查隊隊長陳

景胡會同聯總人員格蘭敦氏 (Grandon) 登山涉水，費去了不少時間才完成初步調查和接洽。我們原定在這一區設立兩個工作隊，因許多難關還不能克服，九月底才組織了第九工作隊先往進行急賑，現正雇木船由南運河運送物資，積極推進。本署分配給該隊的第一批救濟物資有食物一、七七三、一七七磅，舊衣鞋一八四、九七九磅，間關繞道，還不易立即運竣。

兩個孤懸的角落

冀南既大部爲中共區，但邯鄲附近的永年城則爲國軍據守，自去年九月四日被圍後，城鄉斷絕了交通。本年二月間城內已告絕糧，雖有飛機去投糧，但供求遠難相應。城內居民恃水草樹皮過活，截至三月底餓死了六千四百七十二人。本署和聯總代表與中共方面幾度交涉施賑，直到四月底才在北平軍調執行部訂立協議，本分署派遣了一個臨時工作隊會同聯總人員恆安石氏 (Hummel) 乘美方運輸機飛到安陽，再乘吉普車到邯鄲。五月二日與永年解放區救濟分會委員趙爲一等合組救濟小組，召集民衆代表和公正士紳決定了實施辦法，規定在救濟期間飛機所投的大餅全給軍人和軍屬，但軍屬概不領取振糧。自邯鄲購妥的三十萬斤振糧分三批運到，五月七日開始施放，廿七日放完，受振災民共一二、八七八人。工作隊帶去的魚肝油十箱(計一、四四〇瓶)分發給城內的重病者每人一瓶，輕病者每六人均分一瓶，下餘少量交給醫院和天主教堂代爲施放，許多奄奄待斃的人民稍獲喘息。至七月間被困人民情況更趨嚴重，本署冀南調查隊曾向私行逃出的災民查報詳情，據說：「平民死亡相繼，執行小組曾往洽商撤出民衆，但無結果，小組離城，雙方便開火」。本署對這些災民雖萬分焦慮，可是不斷的軍事行動，阻滯了再度的急賑。最近正接洽委託聯總與美軍以飛機投送寒衣二百包去拯救這孤城的民衆。

東明、長垣二縣遠處冀南的尖頂，與本區完全被隔離，只有河南還可稍通聲息。本署早在東明被圍時便已派專員陳景胡、程進善等赴開封洽商救濟，從河南分署借得麵粉二百噸準備起運，又爲雙方拉鋸戰所阻，停頓多時。九月間東長二縣秩序才漸安，本署仍令程專員往辦急賑，並向豫分署再商借舊衣數百包一併施放。最近據報麵粉已洽妥行總公路運輸隊派車起運，但舊衣豫分署也無存餘，我們正呈請總署在配給本區的舊衣項下抽撥一部份改運河南，以便就近取用。

塞外救寒民

從新聞記者的特寫中，熱河的災民是衣裳褴褛，十幾歲女孩只穿着一條褲，孩子們多赤裸。其實，這只是交通線上的情景，我們的工作者深入農村，還見到一絲不掛的農民，若干穿着破爛單夾衣的便算幸運。根據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的原始估計，單就河北省而言，衣服的救濟計需五二、八三一噸布，二七、七六六噸棉，和七一六噸線。我們早在本年八月呈復總署所詢布疋需要時，要求了色布和白布各三千八百萬公尺，棉花五千七百噸，我們計劃為百分之十五的河北人，百分之十的平津人，和百分之五十熱河人，準備每人一套冬衣。但這些數字在總署的全盤分配中還不知怎樣決定，而熱河災民缺衣的緊急報告却不斷飛來，塞外風寒，不容等待，我們儘現有的舊衣一次撥出一萬包送往承德施賑。

為求這一工作完成得迅速周全，我們臨時抽調了第三工作隊隊長王作田，第七工作隊隊長王子英，和一部份幹員，在本分署副署長顧德銘博士率領之下，會同聯總人員馳往承德，幫同第五工作隊隊長孫杰去查放。四輛吉普和七輛大卡車取道平古路入熱，廿五輛火車裝載衣包經北寧鐵路錦朝線分道而行。十月廿三日，汽車隊離平，漏夜駛過一些戰鬥還未結束的地段，許多橋樑都不勝重載，在石匣到古北口途中，汽車隊冒險探過一道破橋時，橋頭的土都在滾落。廿四日趕抵承德，一面與地方機關接洽，一面劃分兩組人員開始調查。我們接獲的第一件調查報告便足可反映當地情景的一班，他們訪問了承德郊外的幾座「人圈」，這是日寇在佔領期內施行堅壁清野的戰略遺下的殘跡，用牆圍起一個個集中營，強迫農民們住進去，聽憑他們的管牧。現在日寇是走了，但留下這一堆堆苦難者在草窩中，無數的孩子赤裸着，他們沒有被蓋。僅有一些骯髒的破布。一個調查組渡過廿七處溪流去到隆化，從另一條山路轉回，他們見到了二十八個人圈和七個村子。所有的人都缺乏衣服，三個人圈內的人披些破布，孩子們一絲也沒有。三歲至十二歲的兒童都沒有營養，慘白而瘦削，多數害着皮膚病和眼病，人圈內的嬰兒死亡率極高。口外的山巒已堆滿白雪了，氣溫比平津低甚。火車送去的舊衣已抵葉柏壽，第五工作隊擔任發放赤峯和圍場，混合隊擔任灤平和隆化。估計一萬包約有舊衣八十萬件，雖不全適用的冬衣，但終可稍濟數十萬人的燃眉之急。

今年的冬賑各地普遍需要衣，在總署未分配這項原料前，我們正以多方的努力來圖補救。我們把庫存的卡噶布向申紡公司掉換棉布，機用了大批麵粉空袋作衣裏，彈棉工作正在北平加緊進行。我們集中了幾十架縫紉機在北平自設一所工場，預計不及縫製的一部份也與華北救世軍訂約，由他們劃分一份份的衣料，連同一定量的棉花和線捆成小包，以便發給難民們自製。本分署的工賑專家艾富蘭(Miss Gladys M. Everett)和縫紉專家富勒頓女士(Miss Fullerton)在這一方面盡力很多。當我們想到熱河遍地的赤裸兒童正在接受遠渡大洋而來的衣服，平津河北的貧戶也即將享受到一點冬衣

，我們也感到精神上的溫暖。

流亡者的遣置

遣送流亡難民返回故鄉，重整舊業，是我們的初期工作之一。本區因淪陷較早，戰後亟待遣回的人數較多，而遣出的則較少，不幸戰後陸路交通到處切斷，剩下的海道也缺少民運船隻，許多北返的難民被困阻在晉、陝、豫、蘇。也有不辭險阻跋涉逃回的，一路的難關加深了他們的痛苦，若干北遷學校的學生便是其中一例。本分署初在天津、北平、元氏設立了三個難民遣送收容事務所，元氏交通斷絕後，平漢線的難民便由石門第三工作隊繼續照料。後因東北區遣送的魯豫和台籍難民都經本區轉遣，又添設了山海關一所。現在都改稱難民服務站，照舊辦理遣送、收容、和招待。在天津設有兩處收容所，容量為一千二百人，保定、昌平、山海關也各有一所。最大的困難是許多難民因故鄉再淪為政治紛爭的戰場而不能回去，有的經我們介紹到工賑部門工作去了，有的經予以協助而能自去謀生，但也有滯留在收容生活中兩三月而不聽遣置的，便堵塞了後來者的過道，少數以難民為職業的還從中挑撥事端。至於戰後產生的政治難民就更多了，我們既無法遣送，也無力收容，只能擇尤施以急賑，或商請地方社政機關設法收容，而由本署酌予補助些食糧。

凡照章取得了正式難民証由鄰區遣送到本區的，我們接着轉送到他們的家鄉，發給火車票和中途飯費，到家還不能自存的再依急賑例酌給衣糧，老幼加發點罐頭和牛乳。過境難民由我們接待轉遣，一時無法走的暫予收容，願就地謀生的我們給以協助，有技能的代為介紹職業。截至本年十月底，本區先後遣送了二三、〇四〇人，招待了四一、六一二人，收容了六七、九七〇人。發放的物資有麵粉三三三、八六八磅，衣服四、七一〇件，鞋三七雙，和少量營養品，支出的現金計國幣一八三、五六二、三九二元。此外先後匯往西安，由本分署駐陝專門委員姬知深會同河北省復員協進會陝西分會救濟滯陝的冀熱籍難民和學生，前後共計國幣四千三百萬元，發放人數還未據報。

遣回本區的戰俘情況最慘，他們大部已失明或將要失明，我們在天津分送馬大夫醫院和防盲醫院診治過，不能治愈的送由市府救濟院等收容，後來一部份轉入陸軍榮養院。回國勞胞也狼狽不堪，若干患病的都經送院醫治。從東北經本區遣回台灣的難民也多為日寇徵去的勞工，六月間第一批三六八人經我們送至秦皇島和塘沽登輪轉滬，九月底另一批四九七人，也由天津支配轉輸。為遣送德、韓僑民，我們會會同津市府韓僑管理所辦理韓僑招待照料事宜，撥用了一五五、八八三磅麵粉維持伙食，一共遣送了二一、七五一人，又為遣送德僑而墊用了一部份經費。

超越了百萬人

本區急賑的受惠人，依其身份分類，計有貧難民六二三、五一三人，清寒教職員四五、四七三人，貧苦學生六〇、二八七人，失業工人三五、二八五人，戰俘一、四二七人，外僑二二、九二七人，其他三、九四二人，共計七九二、八五四人，連同難民遣送，收容和招待業務的受惠人一三二、六二二人，總計九二五、四七六人，以上是截至本年十月底已據列報到署的數字統計，實際上直接救濟的人數早已超越了一百萬人，暖廠、粥廠、特賑、工賑、和福利設施的受惠人都不在內。

本分署分配給各處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截至十月底止，總計食物一五、九七八噸又四六三公斤，（包括工賑部份），其中北平市佔百分之二七·一四。天津市佔百分之一五·七一。河北省佔百分之四六·九八。熱河省佔百分之一〇·一七。衣鞋一、四三九噸又一〇一公斤，其中北平市佔百分之一八·二五。天津市佔百分之七·四六。河北省佔百分之三二·四一。熱河省佔百分之四一·八八。

截至十月底止，已據各處隊列報到署的用於直接救濟的主要物資計有食糧九、九一八、〇七三磅，衣服四三四、八五四件，鞋二四、七三三雙，現金國幣二五九、三四〇、五一二元，工賑特賑等部份不在內。

空 前 盛 事 記 平 售

平價麵粉遍平津

收復後的平津剛脫離偽八年的重壓，又面臨政治矛盾的新恐慌。農村與都市被隔絕了，人民生活的供應線七零八斷，幾瀕窒息的狀態。一面農產物資不能暢流到都市，而另一面却從廣大的災區不斷流來着求生求食的人民，因此，糧食問題日增嚴重，糧價更扶搖直上。臨到本年春節的前夕（舊歷去年底），平津四百萬市民無不發愁。本分署當時呈准協同總署財務廳平津代表辦事處舉辦平津兩市麵粉平售，一度抑平過動盪的糧價，予多數市民們以較精美的年糧。本年三四月，當糧價再向上升時，本分署又呈准舉辦了北平市第二次麵粉平售，更收到顯着的效果。雖因本署受着許多限制，前後平售麵粉不過五千多噸，且未能繼續辦下去，但以兩次都採取直接配售制，不憚煩瑣，不假手糧商或其他機構，故

除不合配售條件的機關和商號外，這有限量的食糧確已普遍而實惠地進入了平津市民的廚房。當第一次潔白的澳洲麵粉配給平津兩市六十萬戶人民和三千戶外僑調製勝利後首度新年的食品時，一般市民確會嘻笑的傳頌為「前所未有的盛事。」

怎樣公平配售

第一次的平售爲了趕急供應市民們春節的需要，時間相當迫促。我們調用了五百九十二個大學生和中學生，組成許多個服務隊，協助戶籍警分保發售麵證，每戶配售十市斤。定價每斤國幣一百五十元，由中國、交通、農民等銀行，中央信託局以及若干銀號代爲收款。機關團體學校的公教人員由主管單位分別造冊送署，有戶口證的每人配售十市斤，無戶口證的每人五市斤，學生按學校食堂的名單彙總配售，每人五市斤。

第二次我們爭取了較充裕的時間，在遼闊的北平市佈置了更週密的配售網，增進了市民購粉的便利。公教人員配售手續自三月二日開始，先將配售對象、數量、價格、區域、期限、和請購手續登報公告，各機關團體學校造冊送來後隨即加以審核，凡公私營利機關，領有公糧的機關，待遇優厚的機關，一概不予配售。審查合格的隨即填送通知，指定銀行收款，換發提單，向倉庫提麵，事後繳回麵袋，退還麵袋押金。自四月十日辦理完竣。四月一日開始配售市民麵粉，事先分區按保調查住戶，會同社會局印發佈告，說明配售辦法，並責成甲長挨戶通知，除商號約三萬戶不在配售之列外，仍舊每戶十市斤，每斤國幣一百五十元。這次由十六家銀號派人駐在各區的配售站收款。每個配售站的內部分工很細，到站的購戶順序發給號籤，挨號列隊行進，由工作員驗證，蓋戳，收款，發麵票，領麵。爲保持良好而和諧的秩序，我們把男女市民分爲兩個行列，他們或她們手持着錢包麵袋和購粉證號籤挨個兒步入入口處，幾分鐘後便背了麵粉從出口處出來，行列不亂，老幼相扶，購戶們自動表現了互助的精神。至四月二十八日完成了全市配售工作。

一個臨時機構

爲求這一龐大工作得到預期的高度效率，我們特設了一個臨時機構——配售麵粉臨時辦公處。北平內外城十二個區，各設配售站一，排定配售日程表，每站每日零售一千戶；郊外四區縱橫六十餘里，住戶散漫，與市內情況不同，我們也各設配售站一，但規定每九戶推一代表持證來站，合購一大袋——八十八市斤，袋作二市斤，每站每日發售三千戶。這些配售站和臨時倉庫分佈在賢良寺，呂祖閣，柏林寺，廣濟寺，火神廟，六區區公所，小營公司，玉行會館，法華寺

，法源寺，龍泉孤兒院，海會寺，復興冰窖，十五區公所，藍廠保辦公處等地。每站工作員十至十二人，分別指定爲站長，副站長，辦事員，押運員，驗證員，收款員，檢票員，裝麵員，過秤員，發麵員，此外每站有搬運夫三名。這些工作員全是按以工代振辦法短期錄用的失業知識青年，我們訂定了具體的辦事細則和應遵守事項，在開始配售前二日集合他們詳加講解，並實地演習了一次，因此，各站的工作都能整齊劃一，迅速確實，富有競賽精神。至於臨時辦公處的人員都是由本分署北平辦事處調用的，除了訓練和指揮各站工作外，並隨時巡視，收取表報，核對各站麵款和整理麵票，事後監督各站清理交代。依照規定，原以麵粉價款百分之五爲事業費，但此次實際開支祇佔百分之二·八六強，所有運輸、購置、辦公、薪資、消耗等費一概在內，而以運輸費爲最大。

收了些甚麼效果

毋庸諱言的，這種臨時平售不可能有廣泛的影響和效果，我們不過以最大的努力使之盡量圓滿。戰後全世界食糧問題普遍嚴重，食糧的實際需要超過了原來的估計，我們要求接濟的數量既被聯總削減於前，又由英美加聯合糧食委員會再度減低於後；美前總統胡佛氏來華調查食糧情況後，在出席上海聯總遠東區大會時也說：「華盛頓已深信中國糧荒實甚嚴重，但是否因此而能增加配給，則有待於世界糧食情形的改善。」運來的食糧祇能搶先救死，在湖南、蘇北、廣西、江西、三千萬飢民在爭食樹皮草根下掙扎，配給本區的物資更因交通困難而減少。在不得已而根據我國與聯總協定容許的範圍內出售物資來彌補善救經費，數量當然很少。平津售麵的價款是統由財務廳代表逕解總署的，本分署並不能挪用分文，而本分署的食糧配額則是百分之百的直接用於救濟。

統計前後兩次平售的結果，計第一次北平市機關團體學校購戶凡二一〇單位，六四、四二一人，售粉三八五、八三六市斤，收款五七、八七五、四〇〇元；市民二七八、一五五戶，售粉二、七八一、五五〇市斤，收款四一七、二三二、五〇〇元。天津市機關團體學校購戶凡二二二單位，五六、四八九人，售粉二九三、八六〇市斤，收款四四、〇七九、〇〇〇元；市民二九七、〇七二戶，售粉二、九七〇、七二〇市斤，收款四四五、六〇八、〇〇〇元；外僑二、九九三戶，售粉二九、九三〇市斤，收款四、四八九、五〇〇元。第二次北平市機關團體學校七〇三單位，七五、一九〇人，售粉七五一、九〇〇市斤，收款一一二、七八五、〇〇〇元；市民三〇三、六四〇戶，售粉三、〇〇五、二一八市斤，收款四五〇、七八二、七〇〇元。前後總計售粉一〇、二一九、〇一四市斤，收款一、五三二、八五二、一〇〇元。

機關團體學校的分類百分率如下：大學，幼稚園，職業學校各佔1%，醫院2%，社會團體和專科學校各佔2.5%，宗教團體3%，軍警機關4%，文化團體5%，中等學校10%，公務機關26%，小學校42%。

第一次平售減輕了當時兩市面對的舊歷年關的糧荒，給予市民以心理的安慰。第二次平售正當糧價步漲時期，依北平市糧食平價委員會的紀錄，三月一日的零售行情是玉米麵一三〇元，小麥一九四元，麵粉三〇〇元，白米三四四元，四月十日已上升到玉米麵一四二元，小麥二五〇元，麵粉三一六元，白米三五八元，是時本署平售麵粉以一五〇元開始配售於公教人員，一般糧價的曲線迅即逆轉向下，至同月三十一日變為玉米麵九六元，小麥一六八元，麵粉二四六元，白米二七六元。四月初開始配售市民，四月五日的糧價曲線更降到玉米麵八四元，小麥一七二元，麵粉二二四元，白米二三四元。這其間可注意的是平售政策於抵銷了一般物價上漲的自然趨勢外，再把糧價拖之更下。正因如此，停止配售後的糧價曲線立即以更尖銳的姿態上升，五月十日已到了玉米麵一五二元，小麥三二八元，麵粉三七二元，白米四八六元。這可以部份說明半年來的糧價——這斷續的劣馬為什麼恣意地加速躍進。

輿論策勵了我們

在全部工作的部署進行中，我們始終本集思廣益的宗旨，博徵衆議。北平新聞界對於第二次平售曾有紀載和批評，如左列兩例：

紀事報四月四日載：「行總平價麵粉自四月一日在各站配售以來，情形尙稱良好。各配售站每日可售出九百戶，而秩序井然，毫無擁擠現象。此次配售較第一次大為進步云。」

國民新報四月十三日載：「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北平辦事處此次配售麵粉，因事前對於領購區域，時間，及程序等均有詳密規定，故一般秩序均甚良好，而收款及發麵效率亦較前增加。記者曾兩度分赴各配售站巡禮，間亦有不盡合吾人理想者，均經該處負責人隨時予以糾正。現六八兩區已結束，四郊分四區配售，下週即可開始」北平市各界來函亦復不少，綜合他們的意見，多認為配售秩序良好，手續簡便；購粉需時很短，雙方便利；麵粉分儲充足，供應無匱。此外一致的要求是「繼續辦理平售。」我們自己對全部工作事後曾加檢討，並根據實際經驗擬具了更縝密的未來工作計劃，惜乎這種服務機會是不可多得的。

養濟院面面觀

「老吾老・幼吾幼」

社會救濟事業佔着現代政治的一個相當繁重而偉大的部門，它已不是「樂善好施」的善男信女或「博施濟衆」的士大夫們想做才做的事。在世界各國都樹立了很廣泛的社會事業範圍而隨着時代的要求放寬了尺度。我國獨立的社會行政機構的產生還是很晚近的事，三十二年九月國民政府公佈了「社會救濟法」，一規定社會救濟設施有安老、育幼、習藝、助產、施醫、婦女教養、殘廢教養，和其他以救濟為目的的事業。因戰時的攬攏和戰後國家財政的艱難，迄今公立的救濟機關還不太多，而且一般的狀況是拮据。我國社會私人慈善團體舉辦救濟設施，由來已久，嘉惠了不少的老弱婦嬰，鰥寡孤獨和殘廢，外國的宗教團體也創立過若干有價值的救濟機關，這些中外人士埋頭苦幹，服務人羣，到現在本區的永久性收容事業還大部倚仗他們的努力。

八年戰爭一面給社會增加了大量的鰥寡孤獨和殘廢，另一面折磨了這些堅苦撐持的救濟機關。大多數慈善團體逃不出經濟崩潰的難關，不是名存實亡，便是無形解體。宗教團體亦復同感困難，歐洲戰爭的爆發，太平洋戰爭的繼起，先後斷盡了國外經費的來源。經長期掙扎，大都緊縮範圍，主持者與被收容的人們同度着淒涼的生活。我們的工作便是盡可能協助這些機關恢復戰時的創傷，補充生產設備，擔任技術輔導，並協助創辦新的收容救濟機關。我們第一步進行翔實的調查，第二步視財力物力擇要先加補助，然後斟酌他們的需要補充設備，使之生產自給，最後協助各地開辦新機構，擴大收容。

慈善機構在平津

北平的收容救濟機關多有悠長的歷史，業務範圍不外安老，育幼，婦女與殘廢的收容教養，本分署都會詳細調查。關於養老方面的，有東城椿樹胡同的天主教東堂養老院，為修女所主辦，戰前英、美、法等國教會皆有補助，原有規模可容老人一百，現只七十餘人；另附孤女部收容青年女難民二十人，製些花邊出售。甘雨胡同婦女養老院有五十多年的歷史，為外交界和教會婦女所辦，可容七十人，現只收容老婦四十六人。另一外交界與教會婦女所辦的華北協會養老院

原可容七十人，現只十九人。北平婦女養濟院也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為我國婦女界所辦，原可容百人，現只老婦二十二。社會局救濟總院安老所現有老人一六七，萬國道德總會安老院現有老人二十二，利仁養濟院有老人二十一，興隆寺養老義會收容着前清皇室的內廷太監數十人。除養老義會經濟狀況較佳外，其餘均經本分署予以經常的補助或一次的救濟，漸見復蘇。

育嬰育幼的設施比較積極，八十年前天主教人士創辦的仁慈堂至今規模甚備，以收撫無依女嬰為主，現有孤女九百三十二人，以往撫育成人並為之擇配的為數不少，經費原取給於羅馬和歐西諸國。目前基金已將盡，本分署與之訂約，自本年六月起給予經常補助，並督導改進其教育，營養，娛樂和衛生。育嬰堂創立於民國六年，由五台普濟佛教會負責，以收容棄嬰為目的，堂內可容一百五十人，現只兒童八十七，其中六歲以上的三十六人移至小石橋新址成立了一個生活實驗班，實習縫紉和家務。本分署與之訂約，自本年五月起給予補助，恢復原有的幼稚園，並改進一般福利。社會局救濟院的兒童部現有男女孤兒三百零六人，自四歲至十九歲不等，設有小學六年班和初級職業學校，本署已加補助。此外香山慈幼院現有孤兒七二一人，育幼院七二人，吉祥寺貧兒院三五人，救世軍培貞院九人，海淀慈善工廠十人，迦南孤兒院一〇五人，龍泉孤兒院五五人，聖慈托兒所二十五人，河北救濟院育嬰所四十人，北平嬰兒寄託所十七人，也都先後補助。在繼續考察中的有海會寺孤兒院，福幼院，右貞孤女收容所，德來嬰兒院，萬國道德會懷少堂等。

婦女與殘廢救濟機關有社會局救濟院的婦女部，收容着十三至三十歲的貧苦婦女七十多人，習手工縫紉，並受教育。婦女教養所有八十四人，友于工廠還留着二十九軍守北平遺下的殘廢軍人二百多人內最後未回鄉里的六人，私立聾啞學校有殘廢者八十七人，啞明瞽目院有五十三人，紅卍字會殘老病院七人，本分署都已給予一部補助。此外則有社會局救濟院殘老部，萬桑醫院孤女收容所，婦女手工廠，慈商工廠，萬國道德會婦女職業傳習所，靜慈救濟會婦女紡織傳習所等，正在我們繼續考查酌辦中。另有獲得本分署一部補助的是社會局平民教養所的二十一人，西什庫修道院五一人，耶穌會哲學院八三人，寵愛堂六二人，聖母會保守院一六人，天主教若瑟院三九人，慈善會西籍修女二〇五人，慈善協會一六一人，公教耀漢小兄弟會一三六人。在繼續考察中的有德萊女修會，主徒會，若瑟會等。

天津市經我們調查補助的慈善機構有仁慈堂的老人院二五人，孤兒院五八人，救濟院三四人，慈惠普濟同善會的孤兒十三人，紅卍字會殘廢院二二人和孤兒院七六人，貧童收容所八〇人，天主教孤兒院九二人，廣仁堂一八三人，長蘆

育嬰堂六五人，天津市救濟院四五三人，教保托兒所七五人，育穎托兒所五二人。其餘在繼續考查中。

河北無依者之家

河北省的救濟收容機構經我們調查的，在保定有私立救濟院收容着婦女孤兒一四〇人，淑慎女工救濟所六一人，公教育學院有嬰兒四七和孤女一八三人，另有保定貧難兒童教養院。在石門有救濟院收容九九人，慈善社孤兒三五人，萬國道德會和附設的婦女貧民識字班共有一八〇人，樹人嬰兒院二十人。在唐山有公立救濟院收容四十多人，若瑟孤兒院八十多人，仁慈女子孤兒院五〇人，紅卍字會三六人，難民招待所五二人，新創辦的唐山市立兒童教養院預定收容五百人。

散佈在其他各縣的有滄縣流亡青年招待所收容着青年六六人，容城難民婦女義校二五人，寧河私立養孤所二十餘人，武清縣難民救濟委員會收容難民三千人，安國縣難民收容所二〇七人，定縣難民收容所一五〇人，定縣養濟所三四人，定縣乞丐收容所七六人，正定縣天主堂孤兒院和仁慈堂收容了四百多人，青縣流亡青年招待所二五三人，順義縣慈善會收容七一九人，涿縣救濟院十餘人，順義縣救濟事業協會附設的收容所正創辦中，預定收容八〇人。天主教永年教區孤兒院有威縣的嬰兒院收容着二〇人，附設的養老院二〇人，磁縣的孤兒院八〇人，廣平的嬰兒院五五人，威縣聖心小修道院二五人，教區設立的永年，成安，威縣等小學校共有學生約七百人。

這些機構在我們工作隊到達的地區已擇要先加補助，但交通的閉塞以及軍事行動的阻滯使我們還不能完成全面的調查，已調查的也還無法進行全面的補助。

熱河善團的鱗爪

社會事業在熱河這一個角落裏一向被人們忽視了，戰後的熱河行政系統又幾乎四分五裂，內部軍事行動蔓延得很寬。我們的工作隊始終在夾縫中奔走救急，應接不暇，他們的調查報告多未能整理發送。姑從考察過的朝陽凌源二縣來說，地方人士和宗教團體對善舉不算不熱心，可是他們的環境太艱難，業務範圍多只能作到施粥，施醫，救傷，卹死，而收容業務還不能適應當前的需要。

朝陽縣有博濟慈善分會辦理施粥施醫和棺木，附設孤兒院，貧民識字班，傷兵救濟所，現有孤兒二十七人。朝陽孔

學會成立於民國十三年，自二十一年創辦安老懷幼園，救濟過孤兒四七〇，老人一〇五，女嬰二九，現有孤兒幼女五三人。紅卍字會朝陽分會只辦施粥施醫和臨時救濟。萬國道德分會只辦義務教育，設立過講習班，識字班，懷少園等，受教的一三五人。凌源縣有理善會，只辦施粥和臨時救濟。博濟慈善會有收容五十個孤兒的計劃。紅卍字會只辦施粥施醫和救濟失學兒童。較大的組織為天主堂所設的安老育嬰機構，在凌源設立了貧民救濟所和嬰兒院，另設有大城子嬰兒院，三十家子嬰兒院，海島營子嬰兒院，山灣子安老院，多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以往收容量曾達二百人，戰時因經費不繼而減少收容，現有老幼一一〇人。這些已擇要先加補助。

化作甘霖

我們已先盡所能補助了這些收容機關的急迫需要，還有慈善團體主辦的貧民學校也已擇尤施濟，例如北平藍萬字會慈一慈二小學的二二〇人，廣濟小學五三人，女青年會民衆學校一一九人等。截至本年十月底，我們發放各慈善團體的物資有麵粉四七六，一六〇磅，棉被，舊衣三一，六〇五件，舊鞋四，四六七雙，肉類罐頭一四，七三九聽，汽蒸乳四七，六〇〇聽，奶粉一〇一磅，補助了現金國幣一一，八四二，三八〇元，受惠人數共計四三，五七七人。關於怎樣幫助這些收容機關增加生產設備，購置機械工具，以及協助地方公私團體創辦新的院堂，我們已另訂了具體計劃，正在積極進行。

接受本署補助的院堂隨時有本署人員視察，我們的醫師每星期巡迴出入北平各較大的院堂，為那些老幼殘廢檢查體格，增進健康，育嬰堂的孩子們加上了較完整的各式各樣的童衣後，她們更顯得天真活潑。仁慈堂的潔淨廚室裏蒸着一籠籠的雪白饅頭，白帽黑衣的女修士給成千的孩子分發罐頭肉，餐廳內一排排的孩子喝着牛奶。在工作室中，較大的女孩穿了燦爛花衣在織布機前工作得非常興奮。東堂養老院的七旬老嫗在大熱天穿上高袖時裝的絲汗衫，立在照相機前並無懼色。天津市經我們補助紅卍字會貧童收容所收集的童丐都是鶉衣百結的被人厭惡的醜孩子，但是在沐浴，更衣，訓練後，他們變成了鏡頭中的整齊行列，服色一致，嘻笑的面容一致，誰說他們不是可愛的未來社會的主人？正定仁慈堂經我們第三工作隊補助三個月後，紡織部已能加緊生產，工廠部雖遭遇了物價波動的損失，截至九月底也還可盈餘五百萬元。該堂服務的修女已可按照計劃去推進業務，規復舊觀不少。石門救濟院的二十六個殘老和九十六個難童原無被蓋，夜間和衣而臥，經我們訂約補助後，他們便在棉被裏睡得很安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建立在人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從事養濟收容的工作者贏得我們無限的敬佩與同情。

造福下一代

效法宗教家的精神

苦戰持續到八年以上，我們的整個下一代便在這暴風雨中產生成長。這一輩兒童所遭遇的苦難是無待說明的，特別在一般貧苦家庭中，他們的父母本身還在生活恐慌圈裏晝夜彷徨，既無力也無心顧到孩子。戰時的兒童死亡率本已增高，而一面又更流行着打胎和殺嬰的消極生存手段。據專家報告，我國大都市中以打胎為業的人竟很多，某地的打胎業者在戰時發達到二百處，從前只有「私生子」給他們以機會，現在却有每年多至二萬個的「公生子」同送在他們手下。農村的殺嬰數雖缺少統計，想來也一定驚人。還有幸而活着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早已直接或間接為戰爭所吞噬，只留給他們一個悲慘的世界。大部份兒童缺乳、缺食、缺衣、失學，更談不到營養和教保。

善後救濟不但要幫助這一代的飢寒大眾求生存，同時要健全我們的下一代。因此，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以貧苦兒童為主要對象，盡可能為他們造福。我們相約以宗教家的精神展開這神聖事業，不辭勞怨，不避煩瑣，不顧一切困難。這裏值得提及的是本分署福利專家梅安瓊(Miss Andrea Magnus)、施高綺(Miss Bernice Scroggie)、何佩芝(Miss B. Housholder)以及若干埋頭苦幹的福利工作人員在這方面有着優異的表現，還有本區社會知名的士女以及中外慈善、教育、和宗教團體的負責人，也帮同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八十二個中心

最急要的是怎樣救護那些缺乏營養的乳嬰，這些憔悴的嫩芽遲一天便多了一天的危險，其次則是凍餒交迫的兒童。本分署遵照總署所頒的「免費供奶辦法」和「營養工作綱要」擬具了兒童福利站的組織和實施細則，先自平津開始設站，再次第推展到各地。這些站有的簡稱奶站(Milk Station)，有的也叫幼兒托育站，有的再分類稱為嬰兒站、學齡站、或模範站，但統稱則為兒童福利站(Children's Center)。

截至本年十月底，先後在北平設立了十五個兒童福利站，這些站分佈在石駢馬大街昭慧幼稚園，右內三聖觀市立小

學，和外梁家園市立小學，崇外南崗子市立小學，崇內泡子河市立小學，安內分司廳市立小學，西直門大街市立小學，阜外陸公墓市立小學，西什庫公教進行會婦女部，德內果子市救世軍，宣外驛馬市大街救世軍，齊外吉市口救世軍，齊內老君堂神召堂，齊內二聖廟女青年會民衆學校。先後設置在天津市的是十六站，分佈在李家台福興汽車行、姚家台清福公所、唐家口貧童收容所、西廣開庄慈第二小學、鼓樓西普育學校、西南角廣仁堂、仁慈堂、婦嬰醫院、天主教孤兒院、女青年會、土城、小劉莊、鄭莊子、于莊、大直沽、天緯路。

兩省各縣的需要都十分迫切，但進行却十分困難，除了政治紛爭，地方不靖，以及交通阻滯之外，還有許多地方不易找到合作與協助的機關和人才，更不易找到適用的房屋和傢具，公共建築都駐了兵。然而我們不肯因噎廢食，終於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逐步展拓，截至十月底也成立了五十二個兒童福利站，不過在時間方面受的損失不小，若干站開辦還不久，其中還有用空牛奶箱堆成的桌、椅、櫈、架。尤以熱河方面，還待我們再努力。

第一工作隊設置了八站，其中七站分佈在唐山市的喬屯天主堂、民衆教育館、第五鎮公所、山東會館、西北井、南富莊工房、聖若瑟孤兒院，另一個在昌黎縣東街福音堂。第二工作隊（現併入保定辦事處）在保定設置了六站，分佈在西關招待所、唐家胡同青年會、白衣巷第一自治區、南關水會、民德街救濟院、安祥胡同萬國道德會。第三工作隊在石門和正定設置了七站。第四工作隊在靜海、滄縣、青縣、楊柳青設置了四站。第五工作隊也正在佈置着四個站，分佈在朝陽中華門復生醫院、公義興、南街中心學校、北門外博濟慈善會。第六工作隊設置了通縣、武清、安次、涿縣、房山、良鄉、昌平、懷柔、順義、密雲、大興、宛平等十二站，另設有八個分站。第七工作隊暫駐定縣，先在定縣城內天主堂、南大街公理會、和西關神召會籌設三站，另一站正在勘覈地址。隨着交通和治安的進展，許多新站將加速產生。

主要任務是什麼？

這些兒童福利站都很快地形成了名副其實的「兒童中心」，在依據實施細則的規定調查、審核、發證後，工作者便整天在孩子們的歡樂圍攻中。

在營養和衛生方面，我們對於兩歲以下的嬰兒供給熱騰騰的汽蒸乳，自備飲器的，替他們煮沸消毒，飲乳後給以一定量的魚肝油。有特殊困難的，准他們領回家去哺餵。稍大的兒童給以全脂奶粉調成的乳汁或肉類，有必要的也兼供魚肝油。孕婦和乳母每天飲乳一磅，產婦或病兒不能來站的，也有特別營養品配給她們。這些兒童一律受我們的體格檢查

，由我們種痘和注射霍亂、白喉等疫苗。每月測量體重，加以紀錄。我們的巡迴醫師定期在站診治兒童的眼病、消化系統、皮膚病、呼吸系病、耳病、泌尿系病、循環系病，以及新陳代謝病，需要住院的核給免費病床。孕婦的產前檢查和免費收生也已部份實行。

在教育和服務方面，我們盡可能掌握機會推行各種有利兒童的教化。親職教育是課題之一，有些站每週舉行「母親會」，有些站隨時聚集「母親班」，孩子們在喝着奶，母親們則在上着課——但這是不拘形迹的家庭座談。我們以示範方法指示她們調乳和消毒，指點着掛圖和標語，灌輸她們有關營養、衛生、保育等常識。有時也聘請公共衛生護士或專家為她們講解一些保育要義。兒童教育視年齡和程度而定，對於稍長的兒童，我們利用發奶的餘暇把他們分作幼稚班和識字班，講述故事，灌輸常識，教養衛生習慣，利用團體遊戲作公民訓練，有時為他們表演一些有關家庭和衛生教育的話劇。為了傳播福利到家庭，我們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家庭訪問，在許多竹籬茅舍中，訪問者有時帶着用具去教導那些家長調乳和消毒，指示孕婦和乳母瞭解衛生。同時熟識她們附近的社區情形，取得她們的信任，替她們解答問題，貢獻有用的家庭建議。對於特別貧苦的，我們便根據實際需要酌發食糧、衣服、或營養品。

小天使們活潑了

我們的福利工作者和這些母子們已打成一片，她們在百忙中還要爭着抱抱「小王」，搶着逗逗「小李」，或是捧着一尊小彌陀佛坐上磅台。唐山的一個服務員在描述她的工作情況中，吐露過一般的情緒，姑簡單摘錄一些：

「……每逢登記到一個個滑稽可笑的名字時，腦子裏就浮出一個個孩子和他母親的臉，都是我們天天接觸的對象，關係一天深似一天了。初見時他們是那麼醜陋，那麼多病，睜着生疏的大眼走進門。他們對牛奶懷疑，對打針害怕，都需要不停的解說，有時竟吵得很狼狽。現在他們却這麼親切，這麼天真，雖不會說出漂亮的感激話來，但訥訥的言辭流露着真情。許多孩子在家裏的地位提高了，母親會的教化深入了各個家庭。孩子們也樂從我們的忠告，中秋節手持大月餅來站的，聽到我們說明不能濫吃的理由，便隨即讓母親收起。每逢去作家庭訪問，總有大堆的孩子隨從並指路，顯得非常『威武』，一進門都像到了好朋友家一樣地被歡迎。有一位母親靠她的十指所入照所學的營養常識為愛兒添補食物，使一個九個月才九磅的孩子在兩個月中增加體重到十七磅。兩個月生活在孩子羣中，不知減了多少失乳的貧兒！幾個奄奄待斃的現在變換了豐滿的面頰，工作人員的內心也充滿了安慰……」

我們知道，奶油和乳酪在美國人民是日常重要的食品，可是在大戰期間他們受到嚴格的限制，因為要大量供給全脂乳粉 (Powdered Whole Milk) 去營養離國作戰的軍人，奶油便被限制了提取。戰後的美國人民爲了救濟國外的兒童，他們甘願繼續接受這種限制，好讓大量的全乳分配到災區。因此，聯總的美國代表在上海要求我們供給一些飲乳兒童健康改進的照片，讓他們公諸國內，爲國內人士收回精神上的補償。在「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上，他們的熱忱並未虛擲，我們所施用的每滴乳汁都化成了小天使們新的活力，此外還惠及一部份病者和孱弱的成人。

大家來擴大成果

截至本年十月底已據列報到署的數字，我們施用在兒童福利工作方面的物資有麵粉一八六、七三三磅，衣服四八、一三八件，肉類罐頭一九、三五五聽，汽蒸乳一八三、九九三聽，奶粉二六、七一七磅，還有一部份魚肝油、醫藥品、和現金。累計受惠兒童人數二一七、四一九人。其中許多福利站雖是新辦，但效果大都顯著：第一是許多失乳的貧兒得救，兒童體重的增加率達到了正常標準，在家庭中得到合理的照護；第二是母親們興奮地接受新知識，對新法治療與防疫發生信仰，而且促進了家庭以至公共的衛生。

本署的福利設施究竟是短期性的，不過爲社會開闢一條保育大道。我們竭誠期望各地主持社政的機關和熱心公益的士女同心協力，創立兒童福利的長久設施，等到本署結束時接辦這一事業，並加之以發揚光大，例如兒童圖書館和遊戲場等務使門門具備，爲下一代奠立良基，而不把貧苦兒童擯棄在樂園門外。在北平、唐山、昌黎一帶，我們已邀請社會人士組織了兒童福利委員會，希望各地的類似機構普遍產生，垂之久遠。本署十月底在北平召集各處隊的福利人員舉行了一次講習會，商討了許多克服困難和推展工作的問題，準備以更大的努力來擴充新站，並協助地方創設長期機構。

還有不容忽略的

福利事業對於貧苦病人同樣加以救濟，凡經申請調查符合本署規定的條件而准其享受本署在各地醫院所設免費病床的，住院期間的飲食和營養物資也依照醫師的請求而配給。不住醫院但經查明確需補養，以恢復工作能力的，以及收容養濟機關以外的殘廢和老人確需補助的，本署也依照規定予以個別救濟。截至十月底，這一類受惠者共計一〇·三六七人，施送了四三二·三三〇磅麪粉，八，九三〇件衣服，五，八二七聽肉類罐頭，九，七一九聽汽蒸乳，一九，七五六

磅奶粉。

另一重要工作是要把營養傳播到學校中，許多誨人不倦而久困在戰時清苦生活中的教職員，更多的寒窗苦讀的學子，我們雖無力澈底改善他們的生活，但無時不在設計為他們稍加營養。最近先擬定了分配一部份罐頭食物的辦法，由學校當局造送在校用膳的學生名單，再由本署調查配定，隨時交給他們的伙食委員會負責供應，並在校內通告牌上公佈其數量。大中學校的學生有許多還和家庭隔絕了，得不到接濟或照應，無情的疾病往往侵襲着他們。報載北京大學最近檢查學生體格的結果，有百分之十五的青年沾染了初期肺病，這問題太嚴重了！我們已函請省市教育行政當局轉知各公立和已立案的私立學校，普遍舉行學生和教職員的體格檢查，有校醫的由校醫執行，無校醫的委託當地信譽最著的醫院辦理，我們準備根據醫師的記載分配濃縮魚肝油給這些需要的人們。除平津兩市由本署就地供應外，現已配發各工作隊八千磅濃縮魚肝油以備各地的需用。

精神食糧也不可缺少

本區教育事業受長期戰爭的打擊，本已殘破不堪，加以國民經濟破產，失學的貧童更遍地都是。天津市教育局統計津市的小文盲便有八萬多人，時間不會為這些孩子而停留，他們的前途太暗淡了！本分署為救濟這些不幸的兒童，在本年四月間聯合天津市的慈善和教育團體組織了「義務教育委員會」，聘請市教育局為顧問，借用本市鄰近貧民區的公私立學校設立「貧童義務學校」，收教七歲以上十三歲以下的貧苦失學兒童。教員即由所在學校的教員兼任，而由本署按時間致酬，課本、文具和紙張統由本署購置。我們規定不許可普通學校的學生轉入義務學校，不許可教員兼授兩班，不准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

自四月三日至五月五日，一共成立了八十六校，共二百五十四班，收容失學貧童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人，有教員五百零二位。各校的上課時間分為整日的、半日的、和課餘的三種，由委員會選定教本，注重國語、常識、算術、和公民。幫助我們負責主辦的八十六單位是特一中學、貧童收容所、北慈第二小學、勤敏小學、普育小學、藍瓦字會、模範小學、士範小學、長蘆育嬰堂、廣仁堂義校、第一民衆義校、崇德小學、文華小學、秀山第二小學、宏達小學、民益女校、惜陰小學、藍瓦字會第二小學、市立五十五小學、東初小學、萬新莊小學、姚家台小學、醒民小學、育英小學、復興小學、私立第一小學、慈幼院育嬰托兒所、第八民教館、興賢小學、育青小學、進益小學、志民小學、崇實小學、建德小

學、兒童福利社義校、四成小學、養正小學、第九民教館、曉嵐小學、第七民教館、東樓小學、成城小學、趙氏小學、三義莊小學、山東公學、今は小學、藍瓦字會第四小學、達仁小學、天津女中、市立第三十小學、廣育小學、德馨小學、三義莊女小、濟生第二小學、慈育義務班、沈氏小學、捷成小學、志達中學、省立天津中學、懷益小學、澄衷小學、種德小學、時中小學、山西旅津小學、市立第十八小學、市立十九小學、市立九十六小學、藍瓦字會第一小學、清真寺小學、啓明小學、兒童福利社第三義校、市立六十七小學、市立八十六小學、育正小學、桃林小學、西沽民十小學、弘仁小學、樹培小學、白十字會第一小學、崇仁學校、秉恆小學、裕齋小學、竹林村小學、樹仁第二小學、萬國道德會小學、勵德小學。這些義校在九月間結業，四個月的成績雖有限，但終算給萬餘貧苦兒童開闢了自修之路。

再讓一萬個貧童入學

爲了教育當局一時還無力接辦全部兒童義校，天津市教育局要求本署繼續協助，各方面也屬望甚殷，第二期義校便在教育局合作之下跟着舉辦。我們參酌上期的經驗加以調整，商定在需要最切的地區續設五十校，平均每校四班，每班五十人。仍以四個月爲修業期限，每週授課十二小時，採用教育部審定的民衆識字課本，由本署擔負印刷費。截至十月底，第二期五十校已全部籌備就緒，十一月一日正式開學，另一批失學貧童萬人走進了他們渴望的學校。這一期的義校分佈在河東李公樓後街、復興莊、郭莊子、旺道莊、李家台、大營門威爾遜路、四區公議大街、王莊子、學堂街、鼓樓西板橋胡同、七區四馬路瑞茂西里、南開、華緯路、西南角、北門項家胡同、二區吉家胡同白衣菴、南市榮吉大街、宜興埠碧霞宮後街、南馬路、河東李地大街、河北呂緯路法學里、東樓至居大街、六區賀家口、玉川居大街、特一花園路、大王莊七經路、小劉莊村內、小劉莊廣生巷、舊英租界五十六號路、西頭雙廟街、八區雙廟街口黑寺、西頭永明寺、育德菴、東樓、特一區南昌路、張莊大橋西誠士里、鼓樓西大唐家胡同、河北車站金盛里、西頭梁家嘴、北營門外公益大街、西竹林村、萬全道、大經路、河東小關、隄頭村、河北李公祠、南開楊家花園、四區地藏菴、糧店街、大直沽、北極寺、南馬路、東馬路、北大關、興仁里、西方菴、望海樓東、望海樓後、南街、福安大街、尚師夫墳地、掛甲寺仁壽里、興安路、馬廠道、河東李公樓。所在校館的校館長均經聘爲督導員，切實督導生盡心教學。

看到這些孩子勤懇用功，而大部份全是面黃肌瘦，令人悲憫。本署除按期酌給少量營養品外，第二期學生轉瞬就要在冰天雪地中往來上學，我們準備了每人一套童衣（二件），正在分頭發放。

寓救濟於善後

工振原則和細則

「以工代賑」是善後救濟事業的重心，總署早已指示了工振的最高指導原則。當緊急救濟辦理就緒的時候，應即舉辦工賑，務使年壯力強而需要救濟的難民均得到工作機會，藉以自食其力，並節省賑務開支。工賑的實施範圍包括災區城市的清除和整理，破壞建築物的修葺和興建，被毀鐵路公路的修復，海塘、江塘、河堤、航道的善後工程。工糧的供應由本署負責，工程的主辦則由各有關主管技術機關負責。

本分署曾經擬具「工賑實施細則」，「我們訂立的審核標準有六：（1）工程的性質以民衆普遍受惠、或經濟價值較鉅、或事實需要較切的為原則；（2）所需工作的難民、貧民或失業工人數目為附近各地所能設法徵集的；（3）工賑所需器材物資為主管技術機關所能供應，或本署存有這些物資可以供應的；（4）完工期限預計不超過一年的；（5）工程計劃經專家審核，認為完善；（6）經工振計劃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關於交通、水利、衛生工程和房屋修建，訂有分工合作的辦法，房屋修建原包括公共建築、衛生機關、慈善機關、公立學校、以及直接為戰爭所毀的民房。後來奉到總署的指令，房屋修建的工振辦法只適用於遭受戰禍毀壞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城市，因此，本區的房屋工振辦法被刪除。不過我們對於特殊困難的教育、衛生、和一部份慈善機關亟待恢復的仍予酌量協助，隨時專案呈報。

截至本年十月底，本區地方行政系統還未走上軌道，許多關係重大的工賑工程迄今未能舉辦，這是我們引為最大的遺憾。

浩蕩的白河水系

全國水利工程——除黃河泛濫區外——在華北最關重大的是白河水系，各河堤壩在戰時久失培修，大部河北省農村不能霑其利而反受其害。華北水利委員會早已擬定了工程計劃，並經總署核准工振辦法，原定本年五月至十二月完成重要部份，需用工糧一萬八千餘噸。不幸地方不靖，無法進行，迄今還只局部完成一二緊急工事。

天津南大圍堤是白河水系工程的一部。天津市處五大河的下游，一遇洪水便遭泛濫之害，二十八年大水爲災，全市淪爲澤國，法日租界一帶水深沒頂，物質損失更比民六洪水期還要慘重。次年僞建設總署曾將南大圍堤改按二十八年洪水位設計補修，至今失修又已多時，往日的培土多有沖失，漸露險象。本分署協助華北水利委員會先加培修，自本年六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完成了凌家台子至陳唐莊津浦支線一段約長十公里，並在堤外地形較低之處加建木棟護岸工程，以防風力鼓盪。全部工程發放工賑麪粉二三〇，四二三磅，受惠工人四八，八〇七人。

白河水系工程的另一完成者是永定河蘆溝橋修復減壩。永定河的最大洪流量可達每秒四五千立方公尺，下游河身却拘束在兩堤之間，洩水量遠不如來洪之鉅，往往漫溢成災。爲減少下游水患，蘆溝橋右端建有減壩一道，分洩洪流，淪陷後經敵僞加築分水堤，土壩坍塌的和沖決的各兩處，至今濁流半入小清河，不但大清河被淤，且增加了海河的沙量。本年六月十日至同月二十九日，本署協助華北水利委員會加以修復，共計發放了一三，八三九磅工賑麪粉，受惠工人二，二三〇人。

此外白河水系待機趕辦的工程和所需糧數還有下列六起：（1）天津南大圍堤第二期工程土石方三九，三〇〇（立方公尺），需時兩月，需糧一百八十噸；（2）南運河第一期堤工土石方六六五，二一〇，需時四個月，需糧二千噸；（3）南運河第二期堤工土石方九四二，二八〇，需時四個月，需糧二，八二七噸；（4）灤河堵口工程土石方三二四，八二〇，需時三個月，需糧一、二六〇噸；（5）永定河堵口工程土石方二，七五七，六二〇，需時六個月，需糧九，六九〇噸；（6）子牙河和大清河堤工土石方二、五四四，六五〇，需時六個月，需糧七、八九〇噸。

救災先防汎

河北省戰時堤壩失修，加以敵寇時有扒堤放水阻遏游擊隊情事，以致年有潰決。我們的急振工作在水災區格外繁重，而受災民衆決不是區區急振所能苟全。因此，我們積極以工賑方式協助河務機關堵口復堤，恢復農村生產。現在已完的堤工有四處，兩處由河北省南北運河工務局主辦，一處由子牙河工務局主辦，另一處則是天津市工務局主辦的防汛工程。

青縣城北的南運河決口寬達六十公尺，自本年五月廿四日開工，至六月廿九日堵復，全部土方凡八，五九三立方公尺。本署發放了二九，八三二磅工賑麪粉，受惠工人七，四五八人。靜海縣苟家營的南運河決口寬達三十五公尺，自五

月廿一日開工，至六月一日堵復，全部土方凡八四〇立方公尺。本署發放了三，一九六磅工賑麵粉，受惠工人七九九人。靜海縣鍋底村的子牙河決口寬達六十七公尺，自七月七日開工，至同月廿三日堵復，全部土方凡四，四六二立方公尺。我們發放了七、七八〇磅工賑麵粉，受惠工人一、九四五人。天津民生導報對這一工程有過一篇記載，它的結語是「子牙河的決口修復以後，一千多工人得到了暫時的救濟，七千餘磅麵粉輕了地方上不少經費開支，靜海九十三村的人民生計財產得到了安全保障。」

天津市爲衆水所歸，根據水文記錄，這裏的洪水循環率是七年至十年。自二十八年大水成災後，至今又將近一個循環，防汛工程迫不容緩。除列入白河水系的南大圍堤已由本署協助華北水利委員會進行培修外，我們再以工賑麵粉一百噸協助天津市工務局完成了下列工作：（1）子牙河南岸自西橫堤接頭處起，至津浦鐵橋新路基止，堤身增高加厚；（2）南運河河身被垃圾侵佔了三分之二，流水斷面不足，計運除淤積的垃圾四、七四九公方；（3）北運河的南北岸，子牙河南岸、小圍堤、海河的東西岸、南運河的南北岸、新開河的南北岸、和東橫堤等，一律照實測的斷面根據廿八年洪水位補齊。

此外本署已與永定河工務局簽訂工賑合約的修補堤岸工程，擬將宛平縣葫蘆岱至佛家村一段永定河堤增高加厚，預計需工四一，四〇〇，需糧十八萬磅。正如華北水利委員會待辦的主要工程一樣，因地方不靖而擱淺。

復興我們的「牛津」

華北的最高學府薈集在平津，它們寫下了我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最偉大的冊頁。殘酷的戰爭爆發，我們的教育家，學者以及青年學子萬里流亡，堅苦奮鬥，在自由中國繼續開放着自由之花，侵略者終不能摧毀我們的精神文化。但復員後的教育面臨一片廢墟，物質的摧殘却實在令人慘痛。天津的大學首先遭受了敵人的轟炸，北平的著名學府有的被敵人佔作軍醫院，有的變成了馬厩或兵營，經鐵蹄踐踏了八年，敗瓦殘垣，已無復當年雍容肅穆的氣象。這些學府的修葺復興既非常迫切，但財力都很艱難，同時因處都市的失業勞工也正在尋求工作，只有我們的工賑辦法才是溝通兩方需要的橋樑。

天津南開學校有着四十年的光榮歷史，在這次大戰爆發時便遭受了日寇的第一顆炸彈，收復之後，原有的辦公樓、課室樓、圖書館、科學館、學生宿舍等五座大樓只剩了一座，圖書設備都蕩然無存，所領教育部核撥的修建費八億元遠

不敷用。六月廿九日本分署與南開訂立工賑合約開始修建，大學部份計有東百樹村教員宿舍十七所瓦木修配和一所重修，白曲樂樓、化學研究室、機械實驗室、電工實驗室、思源堂、勝利樓、芝琴樓、西百樹村教員宿舍接待室十八所以及前號房和後平房等修葺；飯廳、廚房、浴室、廁所、國劇社、販賣部、水塔、農房、存儲室、郵局、和院內交通道的修補；高中部份計有東號房、小客室、存車室、水泵室、東樓講室、辦公室、學生宿舍等修繕，印刷廠、鐵木工教室、發電室、販賣部等重修，瑞廷禮堂、範孫樓、校友樓、中樓講室、大飯廳、圖書館、鍋爐房、沐浴室、洗衣房、理髮館、廚房、廁所等修葺；女中部份計有辦公室、女生宿舍、飯廳等修繕；小學部份計有講室、辦公室、禮堂、教職員宿舍、廚房、號房等修葺，平房五間的重修。全部工程預計需工一七一，〇八〇，需糧八〇四，〇七六磅，截至十月底止，已完一〇六，七七八工，本署發放了五〇七，五七九磅工賑麪粉。

北平清華大學遭敵軍佔駐多年，備受蹂躪，復員後所領教育部核撥的修建費十二億元不足規復舊觀。自與本署訂約後，三月廿一日開始以工賑方式興修，全部工程包括科學館、電工館、水力館、土木館、化學館、生物館、女生宿舍、男生宿舍明齋、善齋、平齋、新齋、定齋、圖書館、航空館、機械館、工廠、飛機庫、體育館、氣象台、辦公樓、食堂、禮堂、醫院、北院、南院、新南院、甲乙西院、新西院、二院、三院、成志小學、倉庫、花房、長倉、西門房、守衛室、化西館、以及圍牆道路修葺。第一期需工一四四，六四八，需糧六二九，四六六磅，現已大部完成，第二期已繼續訂約，預計尚需十八萬九千工。

此外經本署同意訂立工賑合約協助興修的還有國立北洋大學的天津本校和北平的工學院，前者需工一〇八，五三五，後者需工二六四，八〇〇。國立北京大學需工二三八，四四〇，國立師範大學需工九一，四六二，燕京大學所需工數尚未核定，河北省立女師學院需工一一四，二七〇，河北省立工業學院需工九四，八一〇。在查核進行訂約中的有國立唐山工學院。

莫荒廢了學童

本區中小學校也同樣受到戰爭的普遍摧殘，若干校舍被毀壞。在這民房不夠住人，公共建築不夠駐兵的時候，各地多無敷餘的房舍給學校，而一個學校不修復，千百個學童便遭荒廢。本署對於助修校舍是非常積極的，除中等學校暫時還無力普遍協助外，小學校的申請只要與規定相符，均准隨時訂約，最近並責成各工作隊切實調查冀熱各縣的待修小學

校自動加以援助。

前後已與本分署簽訂工賑合約或已同意訂約協助興修的計有宛平縣第二中心國民學校二三〇工，河北省私立育德中學和附小，共計一五、一五〇工，保定女子師範和附小的第一、二兩部，共計二七，二八八工，保定穆德小學六五〇工，清苑縣私立正慈貧民小學五二〇工，正定縣立第一和第二國民中心學校，共計三，三二三工。密雲第一中心國民學校二五六工，密雲第二中心學校一、〇二〇工，涿縣第五中心學校一、四九〇工，涿縣縣立中學宿舍二、九〇〇工，涿縣簡易師範學校一、〇二〇工，涿縣民衆教育館二三〇工，涿縣第一中心學校三、四七二工，第二中心學校六五〇工，第三中心學校一、〇〇〇工，第四中心學校八五五工，天津市私立民四女子小學二八四工，天津第五社教區民衆教育館平民兒童學校三、五二〇工，天津究真仰山中小學一、二二七工，天津私立特一中小學校五、二四〇工，河北省私立保定四存小學一千工，保定警務段官警子弟學校六五〇工，灤縣城廂鎮中心小學三、八七六工，房山縣王佐鄉中心國民學校二、三〇五工，武清縣楊村小學二、四〇〇工。此外工數還待核定的計有朝陽教育部熱河失學青年輔導處中學進修班，灤縣城廂鎮偏涼汀保國民學校，撫寧縣關城中心國民學校，天津師範學校附小，北平第二中心小學，石門小學校，培信小學校，救世軍小學校，和正定縣女子小學校等。另有更多的小學校在考查洽辦中。

掃蕩敵人的積穢

敵人在廣大佔領區的一貫作風是搜括掠奪，平津淪陷八年後，兩市却被遺留了數量驚人的東西——垃圾。北平三座門附近的垃圾堆積得像山，遮沒了後邊的房屋，其他大街小巷大都積穢可觀。天津市金鐘橋河沿和賈家大橋一帶也各存着兩三千方的穢物，其他垃圾集中地散佈在市區不下五十處。收復後的市政真是百廢待興，但許多開支浩大的工作市政當局實無力兼籌並顧。然而清除垃圾是現代都市維持環境衛生的起碼條件，在各國租界都已收回的今日，我們決不容敵寇的遺穢再玷污了一等強國的市容。正當兩市難民麇集時期，若干失業勞工期待着工作的機會，本分署便先以此事和市政當局合作，依照以工代賑的辦法實行澈底清除。

天津市的清除工作自本年三月十一日開始，至四月十二日清除了全市主要垃圾堆九處，共一萬零八百方。還有零星積穢四十二處，其達二、五九四方，市警局繼續要求協助清除，經我們再與訂約，自六月一日開始工作，二十日內全數掃清。綜計前後清除垃圾一三、三九四方，本署發放了六萬四千八百磅工振麵粉，受惠工人一八、三二四人，天津市的

八年積穢從此絕跡。

北平市積穢之多更足駭人，本署與北平市府第一次訂約後，先從內一、二、三、四區着手清除。自本年二月十五日起，到五月六日止，四區共計運出穢土十四萬六千二百噸，本署發放了三二三、六六五磅工振麪粉，受惠工人一〇八、七六二人。自五月一日起，本署再與市府繼續訂約，預定再以四個月時間全部清除各區積穢五一七、四四五立公方，計需工糧一、六九九，八五八磅。不幸在進行中發現市府方面辦理清除的人員有不合規定情事，至今還在市府查究核辦中，以致還未能圓滿結束。

在河北省會的保定市區也同樣堆積着多年垃圾，本署與省會警局訂約清除。自八月十五日開始，至同月三十日完工，全部積穢被掃蕩，本署發放了七萬三千磅工振麪粉，受惠工人四四、二四二人。

治療城市的排洩器官

敵人一面在這些市區的地面上留下大量的垃圾，另一面對於地面上的下水道聽其淤塞，前者成爲傳染病菌滋長繁殖的溫床，後者成爲腐敗物質的發酵池，循環威脅着市民的健康。若干市街因下水道不通而演成穢水橫流，培養癟疫的危險性比垃圾更大，而肅清的工作也比垃圾更繁重。爲了一舉而兼可救濟許多徘徊都市而缺乏專業技能的勞苦大衆，我們便在這方面協助市政當局作了更多的工賑工作。

最嚴重的對象是天津市的塘子河，這一段幾乎長達十公里的溝渠在庚子拳亂前原爲天津縣南關外排洩積水入海河的防洪水道，繁華都長成後，塘子河橫貫市區，便成爲各區總下水道歸納的總匯。沿河兩岸是十里洋場，河上的橋樑檣比，車馬行人往來如織。但日久河床淤積，稀水量不足灌沖，竟至蒸發惡臭，使兩岸行人掩鼻而過。民十四年英租界工部局曾會同法日租界和市警局發起疏濬，因工程浩大，經費困難而延擱。再經敵寇在佔領八年內置之不理，更成了天津市環境衛生的一個致命傷。本署與市府衛生工程處訂約後，成立了塘子河施工所，自四月二十七日開始以工振辦法來疏濬。先將海光寺和海河邊的兩端水閘關閉，第一期完成了舊英界電燈房至海河一段，第二期進行海光寺至電燈房。沿河鋪設小鐵道推送運泥的土斗車，幾千個工人每天忙着築壩、排水、挖泥、和運送。截至十月底，全部工程完成了百分之九十，本署發放了八六五、六九八磅工賑麵粉，受惠工人一八七、〇一二人，預計十一月內即可肅清這一個藏垢納污的淵藪。

同時天津市一部份下水道也在工賑方式下得到清理，自本年三月六日起，先後疏通了整個舊英租界、舊特一區、南市區、南大道和小西關區，並重配了三千多個檢查井和收水井的井蓋。預計全部應發的工振麵粉共七八、一六〇磅，受惠工人約達二一、五六〇人。河北以及梁家咀一帶疏濬明暗溝渠，自五月一日開工，至八月三十日完成，本署發放了一七、三七七磅工賑麵粉，受惠工人四、二四四人。此外河東地道外一帶還有更浩大的疏濬工程，因市政當局器材不繼而延緩，最近也在繼續洽商舉辦，預計需工在五十萬以上。在這些工作進行中，聯總的衛生工程專家蘇約翰（Major Snell）盡了很大的助力，他不顧炎夏的烈日，往來工地作各種技術指導，小西關一帶濁氣薰蒸的貧民窟也時有他的足跡。

石家莊——這一個匯集平漢與正太兩鐵路的交通中心，戰爭留給它的也是破壞與污穢。本署第三工作隊與石門市府合作組織了一個工程隊，招致失業難民協助市政善後，自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把淤塞已久的大經路和寧遠路兩旁水溝四千四百公尺修成標準斷面，掘土壤平坎坷的馬路，公里街翻修石塊路一百公尺，我們發放了三、八八九磅工賑麵粉，受惠工人一、二七六人。自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五日繼續疏濬全市明暗溝渠，市容為之一新。本署續發了一一、五五九磅工振麵粉，受惠工人二、七三一人。

通縣的匣河貫穿城內，年久失修，蘆葦叢生，垃圾淤塞，影響居民衛生。經本署第六工作隊與縣府訂約，按工振辦法招工疏濬淘深，整理邊坡，全部土方一七、二七二立方公尺，自七月十五日開始，至九月十日完成，本署發放了一四、五八〇磅工振麵粉，受惠工人三、六二五人。

北平市的下水道修理工程亦經本署核准，由北平辦事處與市府工務局訂立工賑合約，協助進行。

幫助他們服務

戰後的衛生建設事業頭緒萬端，本分署原定協助冀熱兩省各縣從速建立衛生院，以便我們分配的醫藥器材得經由這一個平均發展的衛生網作普遍的救濟，而發揮高度效率，但不幸還未到實現時機。第一步我們先在北平協助中央防疫處完成一個相當偉大的建設，這一工程在全國防疫事業上是將有遠大貢獻的。本署與該處訂立工賑合約後，第一期工程自本年二月十八日發動，所修建的房屋有試驗大樓，鼠疫室、破傷風室、盤尼西林試驗室、職員宿舍，以及圍牆院路的修補。預計需工一三〇、九九九，需糧五三二、二六七磅，截至十月底已大部完成。第二期工程正在繼續商訂合約，工程項目包括牛痘接種室、牛棚、獸醫室、馬號、馬夫室、小動物室、鷄房、蒸氣消毒室、隔離室、庫房、和下水道等，預

計需工九一、七八〇。

北平市第一助產學校設備原是最完善的，戰時多有損壞，經本署協助修理，共計一萬四千七百工。北平女青年會修復兒童體育場等設備，本年八月十四日完工，本署發放工賑麵粉一六、二五〇磅，受惠工人一、七九三人。此外核准訂立工振合約助修的衛生機關有熱河醫院、平津鐵路局醫院、北平牙科醫院、滄縣博施醫院，另一較大的工程是天津中央醫院修改門診部一座、病房六座，並整理廚室和圍牆，預計需工二四、六一六，需糧四九、二三二磅。工振協助一部份修繕的慈善機關有石門救濟院、正定仁慈堂、和唐山失學青年招待所。在治辦中的有保定長老會醫院、天主堂醫院、河北醫學院醫院、保定救濟院和難民孤兒院等。這些為社會人羣服務的機構被幫助，也即是幫助了大眾，我們正在設法加速這類工作的進行。

交通還在待時

工程浩大而需要迫切的是交通，我們把修復交通與發展農田水利同樣放在工賑工作的重點上，因為這些工作不但是全體人民永久的生產設備，而且最大部份是土石方工作，也即是亟待救濟的貧難民最能普遍勝任的工作。不幸本區的交通道路至今還沒有脫離遭破壞的厄運，修路工作只有停滯在殷殷期待中，所進行的一鱗半爪還只是權應一時之急。

本署與河北省公路局訂立的工振合約有兩個，一是修復石門至正豐礦一段公路工程，全部需工一四一、八五〇，需糧二八三、七〇〇磅；另一則是修復北平至門頭溝一段公路，全部需工六六、〇二〇，需糧一三二、〇四〇磅。這兩條公路是幫助煤礦增產和減輕城市煤荒的動脈，現由省公路局主持推進。灤縣縣政府請求助修灤縣公路，本署亦已轉請該局查勘洽辦。此外協助青縣縣政府修復東關外的復興橋，自九月二十一日開工，至十月十九日完成，共費三千一百工，發放工糧五一、一一五磅。另一橋工在熱河朝陽縣，正進行中。

修橋補路的工作在目前還只是一個開端，瞻望前途，在這方面正擺着最沉重的擔子需要我們共同來挑起，這是善後部門中的要政。

從救濟對象中找助手

善救工作千頭萬緒，加以時間的急促，空間的廣大，需要人力是很多的。本分署綜理兩市兩省的善後救濟行政與業

務，法定員額不過一百五十六人，現用的業務人員也極有限。迄今推行業務的地區隨工作的開展而分佈愈廣，尤以在災區舉辦普遍急振時需用的人力更多，大量舊衣的整理、分類、包裝、和改製，新衣的縫級等等，在在臨時需要大批的助手。爲了樽節經營管理費用而不誤隨時隨地急需人力的要公，我們採用以工代賑的辦法，視事實的需要錄用臨時服務員，在主管職員的訓練領導之下承辦指定的工作。這些人員大多數爲假期中的貧苦學生，失業的知識青年，依照本署「服務員錄用暫行辦法」的規定嚴格甄選，視工作的輕重按日酬以三五磅食糧，甲等服務員的最高限度不超過每天十磅，事畢隨時停止。

在經常業務以及臨時工作中，兩個辦事處、九個工作隊、四個難民服務站、若干個工賑事務所（隨較大工程的起訖而設廢），四個農業中心站、八十三個兒童福利站、前後一百三十六個貧童義務學校，需要許多熱心公益的勤奮青年、教師、護士、乃至調乳、縫衣、捆包、奔袋、無所不作的男女助理員。截至十月底，本署發放這些服務人員酬糧共計六〇六、七六六磅，領受者也正是急需救濟的人們，累計受惠人數凡六五、〇八六位。他們和她們付出了勤勞的代價，却取得寶貴的收穫——並不是救濟性的物質報酬，而是爲未來服務人羣所儲備的經驗和啓發。

蕩平了新的災禍

軍糧城傳來警報

蝗蟲——這渺小的生物，威脅着華北農民已不知多少年代了！它們挾着迅速無比的繁殖力和破壞力掠奪人類的食糧，軍糧城曾有一年在三小時內被蝗虫啃光了一千七百畝即將成熟的稻田，間接地吃掉了許多貧民的生命。然而這一嚴重的悲劇始終在循環演進，難道我們這天字第一號的農業國家真與吃人的害物結了不解緣嗎？

天津大公報有過一篇記載，我們且摘錄一小段於此：「華北蝗蟲發源地共有五處：1. 軍糧城附近的七里海，該一片溼地，易於繁殖；2. 河北省南部邯鄲一帶河流地區；3. 河南新黃河流域；4. 山東濟南濟寧東平湖、微山湖一帶；5. 江蘇北部海州一帶。但至今沒有擔任治蝗工作的固定組織，永遠是『臨時抱佛腳』，時過境遷，便無人理會了。日寇侵佔華北期間，每年發現蝗蟲之後，便強迫農民每天交出蝗虫若干斤，交不出便遭一頓毒打，因此得以免除蝗災，糧食源源

流入日軍倉庫。暴虐的政治却有暴虐的方法，我們是根本沒有方法的。」

就在這「沒有方法」中，本年六月中旬軍糧城突然發出了蝗災威脅的訊號。附近直接面臨這一威脅的農民們正當小麥初熟，水稻插秧，機械地忙於過度緊張的常年工作，他們只有把蝗蟲付託給山神和上帝，根本沒顧到這一點燎原的星火。我們覺得救災莫如防災，而防災又莫如防之於未然，此訊傳來，便無異震動了本分署的一聲警報！

疲勞的前哨戰

軍糧城擁有稻田五十萬畝，年產稻米一萬萬斤，是平津食糧主要的產區之一。五月下旬七里海草原中發現蝗蝻，中農實驗所軍糧城工作站以有限的人力發動前哨戰，用掘壕驅蝗土埋的方法，終不能阻止其滋長。北平中農所技術人員於六月中旬趕到，本分署也隨即派員馳往協助，撥交中農所二十桶砒酸鉛，砒酸鈣等殺蟲劑，同時帶去了一二〇加侖的火油，八十斤糖稀和八百斤麥麩，調製毒餌。這時，陣容浩蕩的蝗羣已分五路向南移動，除西南一路直襲張貴莊外，餘四路直奔軍糧城灌漑區，東西橫廣四十多里，南北縱深十五里，發源地還未計算在內。被災區域凡四百五十平方公里，其間河溝縱橫，蘆葦茂密：前進的蝗蝻齡期不一，半數已達五齡，前哨羣都已成年生翅，蘆叢中的大敵估計不下二億八千萬隻。中農所治蝗隊雖到，限於經費和人力，無法全面處理，只能殲滅前鋒。時值農忙，每一工需費八千元，還得供給三餐，農民根本即無力雇工應戰，即有散漫的驅撲，也不過此起彼伏，無補實際。中農所的技術人員和帶來的治蝗訓練班優秀學生二十人在烈日之下奔波，每晨六時出動，就地野餐，直到黑夜九時才回到工作站席地而臥。經八天的緊張工作，已有三位學生病倒，其餘滿身泥土的學生也多患着腹瀉或頭暈，但仍都勉力支持，從未休息。本分署派去的人員和物資隨即加強了他們的後盾，有效的處治工作得以展開。

毒餌·火攻·捕殺

治蝗隊把砒酸鈣混合麥麩和糖漿加水調成毒餌，散佈在蝗蝻前鋒所在地，截堵前進，防止其蔓延，用火油和以少量的除虫菊粉，以噴霧器噴射蝗蝻，破壞其呼吸器官；深入蝗蝻集合區散佈砒酸鉛和砒酸鈣，加水製成液體噴射在蘆葦上使之中毒，不久效力大顯，農田水溝，死虫枕籍，軍糧城的水稻賴以保全。然而棲息在蘆叢深處的產卵成虫還太多了，河汊泥沼保障了它們的安全，再遲幾日，周圍二百公里內的農作物皆有被襲的可能，嚴重性並未消滅。

本署農業專家寶高樂博士，偕同美國海軍陸戰隊恩來德上校來參觀治蝗，看到學生們在水深及胸的河溝裏噴射毒劑

，終不能滲透深厚的蘆叢，便商得恩來德上校的同意借用美軍的新式武裝——噴火器。六月廿二日上午十時，賓博士和本署救濟課長劉崇德陪同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第一團的奧爾少尉，率領二十五位頭戴鋼盔的美軍，分乘卡車吉普車到達軍糧城，帶來了六具噴火器和許多附屬器械，當他們向蝗淵前進時，遠望一片灰黃，蠕蠕蠢動，青翠的葦葉已慘被燭光，剩着一條條黃綠色的蘆莖迎風搖曳。十分鐘後，噴火器開始噴射紅烈的火光，黑煙滾滾，瀰漫空際，五十公尺長的一段蘆排已燒成焦黑，火苗在水面蜿蜒，蘆叢下蝗羣全變成紫紅色的「炒螞蚱」。戴着白色石棉手套的美軍不顧他們的一位同夥灼傷了面部，瞄準火頭繼續燒殺，一如他們在硫磺島，在大琉球，從岩穴中收拾那些頑強的日本軍國主義者。

本分署派員趕送殺蟲藥劑後，早即撥用一部份麵粉，在廣大的蝗區發動民力撲打，用一磅麵粉收購五磅蝗蝻，就地掩埋燒殺，後來更緊張時改為一磅粉收買三磅蝗，農村婦孺全都踴躍參加。當美軍殲滅了主要蝗羣後，殘餘散佈的蝗羣仍續被農民們換成了麵粉。截至六月廿六日掃清戰地為止，我們收拾了八千七百八十九斤活蝗蝻。同時，楊柳青的另一蝗災告急，本署又撥了一批工賑麵粉趕往應援，仍以一對三的比率收購蝗虫，至六月下旬也告平息。

災區巡禮

軍糧城經過這一句苦鬥，蝗蝻在巢穴就殲，北寧鐵路以北的一帶秧田幸免浩劫，依舊生趣盎然，青葱可愛。舊津塘公路以北的蘆葦全被嚼成光桿，即將收割的麥田受災約達三千畝，受災的程度不一，有約直接遭蝗虫咬毀而歉收，也有因畏蝗而早收，損失最重的約達百分之六十，最輕的百分之二十，平均約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水稻區域則幸全部保全。

楊柳青蝗災發見較遲，圍捕時已及三齡或四齡，向四周蔓延很快，分佈在子牙河以南，津浦鐵道以北一帶。平息後的被災面積計有麥田二千五百畝，玉米田四百畝，其中五百畝已無收成，一千畝減收四成至五成，減收五成至七成的也約一千畝，最輕微的約四百畝。至於波及的總面積則達六千畝。

一個誠摯的期望

這次軍糧城搗滅蝗巢，本分署除派救濟課長劉崇德攜帶物資始終協助外，副署長顧德銘博士也親自就近指揮。治蝗隊則是中農所技正劉廷蔚博士親自領導的，有農業技術人員養成所治蝗訓練班的教員傅守三、張嶺耘、馮通閣和加藤靜夫諸君及劉玉瑩小姐，和挑選來的二十位學生。本分署農業技正亨德(G. A. Hunter)，農業專家賓高樂博士(C. Deyoe)

都曾給他們以甚大的助力，劉技正對於竇博士每天駕駛吉普車親到軍糧城幫助工作，表示極為感動，他自己在疲勞的工作中赤紅了兩臂，黑瘦了面容，在工地告訴過大公報記者曹世英先生：「華北蝗蟲禍害問題，當上次美總統代表哈利遜上校到平參加華北糧食分配討論會議時，沈場長宗瀚和本人會同陳述華北四大飛蝗繁殖場地全在中共區內，治蝗問題應該互相合作，建議由軍調部作媒介，以便達到這個目的，哈利遜極表贊同。後由顧毓琇先生繼續哈氏未完工作與軍調部保持接觸，中央方面蔡參謀長文治和中共方面羅參謀長瑞卿都表示贊助。本人曾與中共方面治蝗技術人員數次會商，北平行營也會電請撥發經費藥劑，並加派技術人員。可惜均尚未實現」。（摘自天津大公報所載軍糧城燒蝗記）

我們聽到過一般的批評，說農民無知，完全靠天吃飯，在蝗災發生前不知防止，發生之後，以為事不干己，又不能協力撲滅。誠然：「各人自掃門前雪」，一語可道破歷年蝗禍猖獗的原因，然而「衆人之事」所以貴乎管理者也正為此。以「事前防止」說罷，可有誰指導了他們？再以「協力撲滅」說罷，又有誰領導了他們？蝗災醞釀期也正是農事匆忙期，農民自顧不暇，婦孺也須要幫工做活來維持日食，只有暴虐的日寇才能不管他們有沒有吃的而迫令捕蝗。本分署根據最初的報告，估計軍糧城蝗區可能廣達七十平方公里，每一平方公里可能有四百萬蝗蝻，每五百隻蝗蝻合一磅，如全數捕集可能有五十六萬磅，因此，我們準備以麵粉十一萬二千磅（約二千二百餘袋）來換蝗。結果雖因各方面分頭努力，須賴人力捕殺的工作大大減輕，因而節省了大量換蝗的麵粉，但一磅麵粉收拾一千五乃至二千五百隻蝗蝻終歸合算。迨這些蝗蝻毀滅了稻秧而且循環產卵後，我們拿百倍的麵粉也難賑濟那些受害的貧民。

蝗災

——這長期威脅華北農民的禍害，我們誠摯地期望終須有一個澈底掃除的善策。

面 向 光 明

安定罷，社會！

在短短的一年工作中，恕我們報告了太多的戰後社會陰慘面，因為我們的工作對象就正在這一面。病不求痊則已，要求真正的健康，便不可「諱疾忘醫」。善後救濟的本旨是在恢復大戰斬傷的元氣，但以本區而論，戰後的元氣反在加速消耗。救濟物資既因交通困頓而不易大量供應，救濟經費又因物價飛漲而貶低了效用，最重要的農業善後和水利工程

更因地方不靖而擋淺，尤其不幸的是戰後災區的再擴大，工農商業的再破產，和人民疾苦的再加深。我們回顧一年來的振務進度並沒有達到原定標準，更沒有收得預期的效果，連自己也不能滿意。

聯總在過去一年中運交我國的善後救濟物資還不過全數中的三分之一，現在他們繼續工作的時期只剩下半年左右了，這半年要運完三分之二的物資。換言之，就是我們在未來的一年內還有加倍的工作待完成。我們準備負起這一重担，殫精竭力來幹，但我們要求一個安定的社會。每一磅麵粉都變成貧民的活力用在許多造福人類的工振工程，每一滴魚肝油為那些老幼殘病和孱弱學生們恢復健康而不再遭暴風雨的摧毀。每一顆種籽都在和風暖日之下苗芽結實，善後救濟在這安定的坦途上自有光明的前路。未來半年我們請求分配給本區的主要振濟物資，除布疋棉花前章已述外，還有四萬多噸的食糧，六萬多包的衣鞋，四萬多箱罐頭和十三萬多箱乳類。同時請求了二十一億元的振務專款。

讓我們做好這些事

急賑原只是初期救急的設施，我們的中心工作是工振，大戰結束已一年多了，急賑原應辦完，難民的遣置原應就緒，要集中寶貴的物力、財力、人力、和時間擴大工賑建設工作，收一勞永逸的功效。可是本區的情勢既如此特殊，過去的急賑還未普及，待遣的難民也還衆多，本年冬季我們不得不進行更廣泛的急賑。如果我們的請求通過了，我們希望在未來半年內再急賑一百五十萬飢寒交迫的災民。目前正在考慮聯總辦事處擬用飛機投擲寒衣的建議，他們與美海軍初步接洽結果，可能指撥四架C-46機，每日每機飛行兩次，十天之內可在國軍區和中共區交通斷絕的地方各投三千包衣，約二十多萬件。每機每小時的用費是三百六十美元。今冬北平市各機關團體擬設甲等施粥廠十二處，乙等十三處，丙等五處，和暖廠十處，要求本署補助粥糧四百二十噸，也正在會商核辦中。如果交通恢復了，我們準備遣送二十三萬個流亡難民，並在各交通孔道增設難民服務站，連原有的擴充到三十所。一面把招待收容量再加擴大，俾能在二十個地點各收容五百人，平均每人的收容期以十天計，半年內分批收容十八萬人。

在特賑和福利工作方面，我們希望在未來半年內能以較大的力量補助各地舊有的慈善收容機關六十處，幫助它們擴大收容量，充實生產自給的設備，奠定更鞏固的基礎。一面調查貧瘠偏僻地區缺乏收容機構而確有需要的，協助地方當局創辦二十處新的養濟院。本分署所設各地兒童奶站在未來半年內視交通情況擬添設到一百或二百所。此外計劃設置十五處難童服務站，並加強營養工作，使一般貧苦老人，孕產婦、病人、以及孱弱學生等都能獲得適當的營養。

萬象更新

工賑方面，華北水利委員會主持的白河水系水利工程關係大部河北省農村的安危和盛衰，如果地方統一了，這是第一件亟待完成的大業。交通線的修復也是最急要的工程，除鐵道國道將由總署統籌協助交通部進行外，未來半年內我們希望能協助省公路局修復重要公路四千公里。冀熱兩省一百五十縣的縣道多須修治，我們也準備以工賑方式協助地方主管機關逐步興辦，平均每縣修治五十公里，兩省共計七千五百公里。又北平行轅最近轉來的華北各界恢復交通協進會關於修復鐵路配撥器材的請求，我們已轉呈總署，共計請求配撥鋼軌五八、三〇〇根，魚尾板一一六、七〇〇塊，魚尾螺絲三三六、〇〇〇件，枕木四三二、五〇〇根，道釘一、三七九、〇〇〇個，銅線八八噸，鐵線五八噸，和電桿三、五〇〇根，以備修復議來，大同間鐵路八十五公里，石匣，古北口間二十五公里，高碑店，新樂間一百四十公里。

本區的主要糧產是小麥，而小麥的生長期正是華北雨量最稀的季節，若干地勢較高的區域就很難靠天吃飯。農民們存着「十年九旱」的戒心，不願徒勞墾殖，高地多聽其荒廢。就是耕種地區也多受着灌溉的限制，原可在麥收後再種雜糧的也都放棄了，這些損失是相當重大的。農民也有自掘灌溉井的，但那些太簡陋的土井並不能發揮效用，而且易於塌陷。我們正集合專家的意見，準備開鑿一些「直管抽水式的車水井」，取其簡單適用，易於修補，所需動力不太大而出水效率頗高。我們希望在全區鑿成三萬井，未來半年內先以工賑方式協助各地開鑿一萬五千井，除一部份示範井外，抽水設備和畜力則由用戶們自籌，即使一時還不能籌妥，也還可藉人力先取得一部份的灌溉利益。每一井可溉的面積自二十至四十畝，每年可望增產小麥四千斤至八千斤，難道還不值得？

修復學校的工賑工作也準備同時加緊進行，除大學和專科學校繼續協助完成外，我們希望在未來半年內助修一百所中等學校和兩百所小學，對於怎樣為一些特別艱苦的小學校貢獻點更有效的幫助，我們也正在採取行動。另一重要的工作是協助修建地方衛生院，本區內平津兩市的衛生機構固已粗具規模，但冀熱兩省各縣却都還缺乏。我們的醫藥器材都須通過衛生機構來普憲人羣，衛生機構分佈的不均衡便不能辦到「普惠」。戰後的地方財力薄弱，若干縣雖有籌設衛生院的計劃，但假如得不到一些物質幫助，則成功不知何日，我們的衛生善後却不能久等。因此，我們也準備以工賑方式助修一百三十四處小型的衛生院。另擇人口較密的縣區助修十六所稍大的。

這許多工振工作是平均散佈在農村以及小城市的，直接方面是協助水利、交通、教育、衛生等建設，民生與文化永久需其利益。間接方面也即是救濟了各地若干萬的貧民，失業者，使他們得到工作而從此步入較穩定的生活。